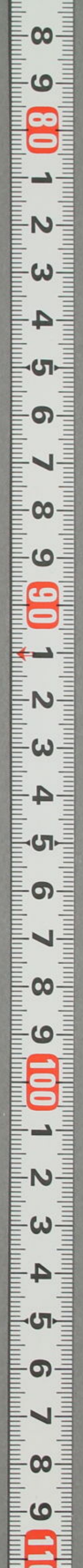




元
文
類

和16
344
6



元文類卷四十

雜著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
 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凝於是
 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
 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承則迺天歷二年冬有旨命奎
 章閣學士院與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
 之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
 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為之太師丞相答剌罕太平王臣燕帖木
 兒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
 士臣忽都魯篤爾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
 大學士太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朶
 來並以耆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

所錢文
有翰邦

利
297
6

經世大典

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司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修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修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夔夔擇文章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做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修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勲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文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繫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

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政刑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為本明慎為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藁之誠實欲更求更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創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珪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修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迺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修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修臣僚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不勝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帝號

臣聞我國家之有天下也上配邃古之聖神繼天立極非若後世之興者也堯以唐侯興虞夏禪殷周繇契稷起蓋有所因而進者也三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宋漢起亭長則已微矣唐啟晉陽之謀宋因陳橋之變得國之故其亦未盡善者乎其餘紛然竊據一隅妄立名字以相侵奪歷年不多者何足算哉惟我聖朝則不然聖祖之生受命自天肇基朔土龍奮虎躍豪傑雲附歷艱難而志愈厲處高遠而氣彌昌神明協符以聖繼聖至我太祖皇帝而大命彰大號著大位正矣於是東征西伐莫敢不庭大王小侯稽首奉命而聖子神孫德日以隆業日以盛靈旗所向如草偃風至於世祖皇帝天經地緯聖武神文無敵於天下矣試嘗論之金在中原加之以天討一鼓而取之得九州之腹心宋寓江南賁之以失信數道而舉之致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紇之部白雲高麗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蠡屯蟻聚俯伏內嚮何可勝數自古有國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蓋聞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

之號而爲大元也以爲昔之有國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爲不足法也故謂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嗚呼制作若此所以啟萬萬年之基詎不信歟成宗皇帝繼統於大成武宗皇帝恢宏於盛業仁宗皇帝慈祥之政英宗皇帝神明之姿海內晏然庶寧一晉邸信用姦謀違於祖訓天怒人怨遂終厥身我今上皇帝應天順人義師克捷朞月之間正位凝命而又克讓明宗皇帝出於至誠凡屬有生莫不感悅重居大寶誕受尊號於是任賢輔治崇德報功體大臣而禮羣臣親九族而協黎庶人文備舉天道益彰頌聲作於朝廷泰和浹於荒裔治平之迹蓋有不勝其紀者嗚呼今天下垂黃戴白之民年七八十至於百歲者皆生於聖元有天下之日矣舍哺鼓腹長子老孫至於世世長戴聖元日月之照臨長樂聖元雨露之涵育何其盛哉編年之書具載國史夫大天下之統壹天下之心莫重於號著帝號篇

帝訓

臣聞聖祖神宗之盛德大業著在簡冊昭如日星矣惟聖心精微因言以宣者有不得而具聞焉采諸大臣故家有因事而親蒙教誠或傳誦而得諸見聞及以文書來上者悉輯而錄之以發其端後有可攷者得以次第而補之矣

帝制

臣聞古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或出於一時帝王之言或出於史臣之所修潤其來尚矣國朝以國語訓勅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謹列著于篇

帝系

臣聞自三皇五帝以來莫不眾建同姓以作藩輔詩曰本支百世蓋重之也國家宗系外廷無得而聞焉考諸簡牘而可見者謹著之篇

帝系附錄

自古國家別本支樹藩屏以為國家長久之計然維持之道蓋必有禮法存乎其間聖朝宗藩之蕃且大自古莫及而累朝為之法制以保之者有分地人民賜予之厚有車服官府符信封諡之貴有使命往來之禮有奉命征討之事有訓敕防閑之禁事在簡牘可錄而傳者次第歲月而著之篇

治典總敘

書曰冢宰掌邦治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執事此為治之本也故作治典其目則有官制沿革以見其名位品秩祿食之差有補吏入官之法以見用人之序附之以臣事者則居其官行其事其人其蹟之可述者也

官制

國家肇基朔方輔相之臣與凡百執事惟上所命其各官皆因其事而命之方事征討重在軍旅之事故有萬戶千戶之目而治政刑則有斷事之官可謂簡要者矣既取中原定四方豪傑之來歸

者或因其舊而命官若行省領省大元帥副元帥之屬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諸王大臣總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縣兵民賦稅之事外諸侯亦得自辟用蓋隨事創立未有定制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始采取故老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輔相者曰中書省本兵者曰樞密院主彈糾者曰御史臺以次建置內外百司庶府各因其事而舉矣其在內者廢置陞降之因革政治之所繫也故不得不備考而紀之若夫宗戚之重莫重於宗正府今宗正所隸特重於姦盜詐僞之刑稼穡之本莫重於司農今勸樹藝者歲受其成曰宣政總佛事而西域邊事之重係焉至於內廷東宮之官屬若國史翰林集賢之治文書宣徽之治玉食將作之治營繕如此之類皆以重臣領之蓋國家盛大庶事浩繁其職掌之事視古昔幾至倍蓰故其官府之陞至於重大而其屬亦已繁多日益月增其勢然也其後頗以官冗吏繁為言數有詔裁減而卒未遑及亦有不得已者夫外之郡縣其朝廷遠者則

鎮之以行中書省郡縣又遠於省若有邊徼之事者則置宣慰司以達之鹽鐵之類又別置官有軍旅之事分布於外者則置萬戶府有大征討則置行樞密院無則廢舉刺之事則有行御史臺領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以治之此其大凡也其詳各著于篇

三公

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其職則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以論道經邦者也我國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自木華黎國王始為太師凡為三公者皆國之重臣而漢人惟劉秉忠為太保其後鮮有聞惟贈官或有之又有所謂大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屬或置或否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置三師三少不恆有也又有所謂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因金舊制謂之散官實無開府之儀云凡開府者則有參軍長史之屬附見于篇

宰臣年表

宰相者上承天子下統百司以治民庶治體之得失國勢之安否

繫焉國初將相大臣年月疏闊簡牘未詳者則闕之中統建元以來執政之官其拜罷歲月之可考列表而書之政事因可得而見矣

各行省

國初分任軍民之事或稱行省無定制既立都省車駕行幸都省官從而留都者亦謂之行省有征伐之事則或置行省與行樞密院迭為廢置中統至元間始分立行中書省有尚書省則為行尚書省尚書廢則行省仍稱中書初以行省為稱者雖有便宜承制之權而無職名留都所謂行中書省者不別設官因都省之留者而已其各處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領其事或才置參政僉省同僉之類其後至於設丞相其官皆以宰執行某處省事繫銜既而嫌於外重改為某處行中書省平章若右丞左丞參政而其體始不與都省侔矣參政之下又嘗再置僉省後亦廢今天下行省凡十而有廢置遷革者著于篇

入官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治天下之要用人而已建官之法有天下者之所慎也我國家之初任人惟其材能卒獲豪傑之用及得中原損益古今之制度而行之而用人之途不一親近莫若禁衛之臣所謂怯薛者然而任使有親疎職事有繁易歷時有久近門第有貴賤才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輔或小而冗散不可齊也國人之備宿衛者浸長其屬則以自貴不以外官為達方天下未定軍旅方興介冑之士莫先焉故攻取有功之士皆世有其軍而官之事在樞府不統於吏部惟簿書期會金穀營造之事供給應對惟習於刀筆者為適用於當時故自宰相百執事皆由此起而一時號稱人才者亦出於其間而政治繫之矣擇吏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儒者姑貴其名而存之爾其自學校為教官顯達者蓋鮮獨國學初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而寢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於朝廷則時有尊異者不皆然也

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議輒中止延祐始力置進士科三年一取不及百人爾世祖皇帝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略如儒學之制而加達矣至於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得官雖細大有殊要皆為正流矣乃宗王之有分地官府而保任之者與夫治酒漿飲食者執樂伎者為弓矢衣甲車廬者治歷數陰陽醫藥者出納財賦者遠夷掌其部落者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他官而有恩幸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而陳言獻策納粟捕盜與勳舊之後裔權要之引進皆有其人焉而不常也凡入官之途大概如此云

補吏

國朝入官之制自吏業進者為多卿相守令於此焉出故補吏之法尤為詳密今別而錄之雖有舊例也衝改者簡牘尚存則亦存之以備沿革之考譯史宣使通事知印奏差附見

儒學教官

世祖皇帝既立國子學以教國人及公卿大夫之子取其賢能俊秀而用之又推其法於天下而郡縣皆立學其司儒之命於朝廷者曰儒學教授路府上州則置焉蒙古字行則置蒙古字教授考滿皆入流而陰陽醫學亦倣置教授不與流選之考

軍官

武臣之入官也其始以功其子孫以世繼茲著其大概詳在軍旅之典矣

錢穀官

國家既有中原國用所繫賦稅為重而內附諸侯之取諸民者寬急愛約各唯其意莫能一也世祖皇帝始制宣課官多擇明敏忠厚之士用之民用稍舒方是時郡縣之閒唯利權為要官及好聚斂者見用紛然建置官府民用弗堪今數十年之閒稍有定制故凡錢穀之任有可考者則備書之以見其沿革云

投下

古者諸侯分國而治天子命卿之外大夫士以下其君皆得而命之今制郡縣之官皆受命於朝廷惟諸王邑司與其所受賜湯沐之地得自舉人然必以名聞諸朝廷而後授職不得通於他官蓋慎之也

封贈

至元中追贈之制唯一二勳舊之家以特恩見褒雖略有成例未行也至大初始行定制課忠責孝之意備矣其沿革著于篇

承蔭

聖王之制賞延于世是以國家有承蔭之法辨嫡庶謹嗣續推恩致微之法意備焉

臣事

維我祖宗聖德神功至盛極大如天地之不可計度如日月之不可繪畫聖上詔修此書實以顯謨承烈為重然求事蹟於吏牘則文繁者不足以得其旨意事簡者又不足以見其始末於是神聖

思慮之精微誥訓之詳委攻取之機略法令之制作幾不得其什一焉以為宗藩大臣中外文武百僚有近侍帷幄遠將使旨內議典則外授征討或各有所授而傳焉因得以考其績餘之所在故從而求之期月之間其以書來告者既取其大係諸聖典而其事有不可棄遺者著臣事之篇

賦典總序

傳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茲古今不易之論也粵若皇元肇基朔方神功大業混一華夏好生之仁如天地無不覆載此聖德之昭著也今賦典之目有曰版籍戶口八紘萬國文軌攸同總總林林重譯歸化此有人也曰都邑曰經理始自建邦設都分疆畫界置郡邑以聚蒸民經田野以均稅役次而大封同姓以厚親親之義此有土也曰農桑曰賦稅曰鈔法曰海運曰金銀珠玉曰銅鐵鉛錫曰鹽法曰茶法曰酒課曰商稅曰市舶均其貢賦遷其有無穀貨流通富民利國此有財也曰宗

親歲賜曰百官俸秩曰公用錢曰常平義倉曰惠民藥局曰市糶糧草曰賑糶賑貸曰恤惠鰥寡歲有經費制之以節出納稽會有司具焉此有用也於乎我祖宗創業守成艱難勤儉亦豈易言哉大率以修德爲立國之基以養民爲生財之本布諸方策昭示後裔以垂憲萬世者寧有既乎

都邑

惟我太祖皇帝開創中土而大業既定世祖皇帝削平江南而大統始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遂分天下爲十一省以山東西河北之地爲腹裏隸都省餘則行中書省治之下則以宣慰司轄路路轄府州若縣星羅碁布粲然有條至元間嘗命祕書少監虞應龍等修大一統志書在官府可考焉若夫地名沿革之有異城邑建置之不常歸附之期設官之所皆必有徵所以紀疆理之大彰王化之遠也猗歟大哉

附錄

安南

我國家始定雲南卽出師取安南事見征伐篇及其來朝事見朝貢遣使等篇今黎崱所撰安南志畧沿革地理山川物產風俗略備取以著此篇其封爵有王侯官稱有御史輿服法令之類僭擬於天朝朝廷寬仁待以遠人而闕略之而不可載於此故不書

版籍

洪惟我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開天建極以生民爲心繼惟太宗皇帝纂承天緒迨歲甲午滅金於蔡明年乙未始下詔籍民數時方兵革之餘自燕京順天等三十餘路得戶八十餘萬屢救撫民之官勞來安集增羨者賞逃亡者罰歲壬子欲驗戶口登耗復下詔籍之視乙未之數增二十餘萬戶欽惟世祖皇帝其仁如天世治時雍黎民丕變至元七年有司請大比民數復增三十餘萬戶十一年上命丞相伯顏伐宋諭之曰昔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江南定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聖人如天之仁於茲見矣迨南北混一越十有五年再新亡宋版籍又得一千一百

八十四萬八百餘戶南北之戶總書于冊者計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其山澤溪洞之氓又不與焉上視漢唐極盛之數無以加此夫天地之道生生不息推之以祖宗厚澤深仁洪昌繁衍聿有以隆我皇元萬世無疆之丕基

經理

履畝而稅者亦田制之一法也故有國家者必善治之則人不擾而賦有恆否則未見其利也夫民間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固在所當治也延祐初章閻倡經理之議期限猝迫貪刻並用官府震動人不聊生富民黠吏並緣為姦盜賊並起田萊荒蕪其弊有甚於在前者至降明詔以撫慰之而後定故才臣計吏之有欲為者可不熟慮而慎行之哉

農桑

農桑者王政之本也可不重哉我世祖皇帝從左丞張文謙之請

立司農官頒農政化天下以敦本就實之道老者得其所養少者有以自力教之蓄積之方申之學校之義牧民之官法其勤惰風紀之司嚴其體察歲終以為殿最其法可謂至矣迨夫列聖相承綸音誕布必諄諄以勸農為言皆所以為生民之命而開太平之基者也今悉著于篇

賦稅 稅糧

太宗皇帝詔有曰依倣唐租庸調之法其地稅量土地之宜大朝開創之始務從寬大此丙申歲詔旨之節文也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申明舊制而加密焉則送納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會計之法於是乎大備矣

賦稅 夏稅

成宗皇帝時丞相完澤等以江南科稅之未有定例也於是參稽亡宋之制定夏秋二稅則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秋止徵其糧稅視其糧以為差或一石輸稅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

貫七百文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眾酌其中數而取之蓋經久之道也然稅隨地出有產去而稅存者貧弱或不給焉守土之吏可不體其立法之意也哉

賦稅科差

國家之得中原也納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各驗其戶而上下科取之中統建元以來始有定制歲終中書則會計其出入總數而奏焉年穀不登則有減免之恩所以息民力也及得江南其制益廣國家殷富人物阜康則王者輕徭薄賦之效焉

海運

惟我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二百萬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

不仰給於此於戲世祖之德淮安王之功逮今五十餘年裕民之澤曷窮極焉

鈔法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七月創造通行交鈔以絲爲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也行用鈔之法文牘莫稽交鈔則以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是年十月又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未及行焉印造支發歲有經數用久而弊者則赴官換易除以工墨稱物貨之平通貿易之便爲利溥矣其法之弊也鈔輕而物重子母不能相權故至元尙書省折以中統之五倍至大尙書省又折以至元之五倍每加愈重而中統至元之相兼迄於今而見用其可稽者皆錄焉

附錄錢法

周禮九府圜法其來尙矣聖朝造交鈔寶鈔以權錢鈔有錢文銅

有禁法是世祖皇帝有意於圖法久矣特未遑鼓鑄流通耳至大三年詔有司行用銅錢四年詔罷之錢雖不行而議者甚眾閒有論辯確至隨章具錄以備舉行雖然資世之寶廢興亦有數存乎其閒云

金銀珠玉銅鐵鉛錫礬竹木等課

山林川澤之產皆天地自然之利也可以富國而或以病民我國家皆因土人呈獻願輸之課其多者不盡收其少者不强取故享其利於莫窮焉凡州郡所入之數登於王府爲國經賦者則載之而好功興利之徒時立說以自售其事之虛實言之用否則在朝廷也

鹽法

國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取課於民歲定白銀萬定六色均辦之太宗皇帝歲庚寅始行鹽法立河間山東平陽四川課稅所四每鹽一引須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皇帝中統二年

減銀爲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立兩淮兩浙福建運司三每引改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爲五十貫凡天下總設運司七分辦歲課然難易各不同有因自疑結而取者解池之類鹽也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之末鹽也惟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井亦多不同往往在萬山之中解鹽之外工力勞費竈戶凋弊課額漸增本末均困此其難者也元貞丙申每引增課鈔爲六十五貫至大已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閒累增爲一百五十貫泰定乙丑減去二十五貫天歷己巳復增爲一百五十貫凡今天下歲辦正餘鹽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課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定噫視中統至元之數已增幾二十倍矣然而國用益不給何哉司財用者不可不察也

茶法

皇朝至元六年始以興元交鈔同知運使白賡言初權成都茶課

十三年江南平左丞呂文煥首以主茶稅為言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次年定長引短引是歲征一千二百餘定十七年置權茶都轉運使司于江州路總江淮荆湖福廣之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二十一年免食茶稅以益正稅二十三年以李起南言增引稅為五貫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增為一十貫延祐五年用江西茶運副法忽魯丁言減引添錢每引再增為一十二兩五錢次年課額遂增為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定逮天曆己巳罷權司而歸諸州縣按茶之權始於唐德宗宋遂為國賦額今國家茶課由約而博原委有自云

酒醋

國初有徵收課稅所而州縣酒醋悉隸後大都則立酒課提舉司外而路府州縣皆著課額為國賦之一其利亦云厚矣

商稅

國家始得中原賦諸民者未有定制歲甲午始立徵收課稅所以

徵商賈之稅初無定額至元七年立法始以三十分取一每歲隨路通收稅課以銀四萬五千定為額禁毋多取以紓民力逮二十六年桑哥為丞相遂重增其稅自是以來漸以增益視其初倍蓰十百不侔矣

市舶

皇朝平定江南幅員既廣貢賦益夥於是泉州上海澈浦温州慶元廣東杭州隣海諸郡與遠夷蕃民往復互易舶貨因未制細物十分而取一麤物十五分而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博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而所入之貨嘗以萬計其法至詳密矣或者以損中國無用之貨易遠方難致之物為說而不異夫國家聲教綏懷無遠不及之效孰謂知所當實者哉

宗親歲賜

國朝諸宗戚勳臣食采分地凡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為監秩

元史卷四十一
三
祿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其賦則每五戶出絲一斤不得私徵之皆輸諸有司之府視所當得之數而給予之其歲賜則銀幣各有差始定於太宗之時而增於憲宗之日其文牘可稽也至世祖平定江南各益以民戶時科差未定皆折支以鈔而成廟復加賜焉於戲大統有宗而事權不紊分支有則而恩澤不遺規模宏遠哉

俸秩

國初在官未置祿秩至世祖皇帝中統建元始著給祿之令內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縣微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祿大德中以外有司之有職田也故益之以米焉朝廷之歲費重矣而官吏之奉職者可不思所以報稱之哉

公用錢

在官者月給廩祿亦既周矣而隨朝諸大夫多貴官時有賀上燕集交好之禮取俸給以備用則吏屬多不給迺賜之錢使得貸諸

人入其子息以給其用自至大二年始賜左右司六部後諸司援例以請者皆頒賜焉多寡無定制云

常平義倉

國朝自至元六年詔立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倉于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誠救荒之良法也今名雖存而實廢焉申明舉行則在乎人耳

惠民藥局

聖朝自太宗皇帝九年丁酉始立惠民藥局自燕京至南京凡一十路逮大德三年詔各路分置之官給鈔本各有差月營子錢修備藥物仍擇良醫主典救療貧民俾無疾痛之患大哉列聖大德好生之心無所不用其極

市糴糧草

夫食者民之所急故八政以食為先况邊庭所需軍儲尤不可一日闕者自中統二年省臣奉旨命戶部發鈔或鹽引令有司增其

市直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募客旅和糴糧以供軍需以待歉年歲以為常又在京飼馬之芻惟用河閒鹽令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輸之名曰鹽折草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計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此國家市糴之大略也

蠲免 恩免差稅

古者府藏有積乃與民休息或復其租我朝治底隆平時因慶遇或行幸所過恆賜差稅由是密邇如大興開平興和畿內諸縣賦稅屢免垂白之老不識公吏熙熙陶陶咸樂太平之世吁亦盛矣

蠲免 災傷免差稅

民者國之本賦者民之力我國家常以薄稅歛寬督責思與民同樂乎雍熙故於耕也勸其惰勞其勤惟恐民之不足或有災沴詔書迭下除其賦稅以優民力俾無流移之患曰後有年皆吾皇之賜也

賑貸 京師賑糴糧

京師乃天下之都會人物繁輳逐末者多仰給海運糧至元二十二年兩城設鋪分遣官吏下其市直賑糴歲以為常閒為豪強嗜利之徒巧取弗能周及貧民大德五年省臣奏旨令有司取會兩城貧乏戶口之數置立半印號簿文帖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帖以給之其視賑糴之價三分常減去其一名曰紅帖糧遂與賑糴並行焉

賑貸 各處災傷賑濟

周禮救荒之政十有二凶荒凶札皆有蓄積以備不虞漢高就食之令文帝發倉之政亦其次也我國家每下詔必以鰥寡孤獨不能自存為念特加優卹官為廩贍或不幸而遇水旱蟲螟之災卽遣使存問安撫戒飭官吏廩粟庫幣不吝其出凡在民者閉糴者罪出粟者官視之如赤子惟恐有凍餒焉斯民何其幸也

厥有成績作禮典上中下篇一日朝會二日燕饗三日行幸四日符寶五日輿服六日樂七日曆八日進講九日御書十日學校十一日藝文十有二日貢舉十有三日舉遺逸十有四日求言十有五曰進書十有六曰遣使十有七日朝貢十有八曰瑞異爲禮典上篇一日郊祀二曰宗廟三曰社稷四曰岳鎮海瀆五曰三皇六曰先農七曰宣聖廟八曰諸神祀典九曰功臣祀廟十曰謚十有一曰賜碑十有二曰旌表爲禮典中篇一曰釋二曰道爲禮典下篇蓋國家典禮朝會以尊君治人之道也郊廟以禮祀事神之道也佛氏爲教超乎神人之表所以輯福於國家民庶者也故各爲一篇之首

朝會

國朝凡大朝會后妃宗王親戚大臣將帥百執事及四方朝附者咸在朝會之信執禮之恭誥教之嚴詞令之美車馬服用之別牲齊歌樂之辨寬而有制和而有容貴有所尚賤無不逮固已極盛

大於當時矣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始命議禮考文思兼古帝王之事粲然成一代典章以垂無窮焉

燕饗

國有朝會慶典宗王大臣來朝歲時行幸皆有燕饗之禮親疏定位貴賤殊列其禮樂之盛恩澤之普法令之嚴有以見祖宗之意深遠矣與燕之服衣冠同制謂之質孫必上賜而後服焉

行幸

皇朝建國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處世祖皇帝定兩都以受朝貢備萬乘以息勤勞次舍有恆處車廬有恆治春秋有恆時遊畋有度燕享有節有司以時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貽子孫萬世之法者也故列聖至于今率修而行之

符寶

古者合信於天下皆用玉焉至秦得和氏璧刻爲皇帝璽後有天下者傳之爲寶或不得則傲而作之噫天命有德何有於秦璽哉

元文類卷四十一
我朝懲歷代之謬雖得秦刻及前世之器皆藏而弗用爰製大寶
質兼金玉之貴文列古今之宜以成一代之制度典瑞掌之爰述
其目凡軍符驛券諸侯王百司印章附焉

輿服

聖朝輿服之制適宜便事及盡收四方諸國也聽因其俗之舊又
擇其善者而通用之世祖皇帝立國建元有朝廷之盛百官之富
宗廟之美考古昔之制而製服焉如冕舄之制祭祀則用之旂常
之章朝會則用之至英宗皇帝始置鹵簿於是乎儀衛兼備矣

樂

樂也者聲文之著者也國家樂歌雄偉宏大足以見興王之盛焉
郊社宗廟孔子之廟先農之壇用古樂朝會燕饗用譙樂於是古
今之音備矣

歷

欽天授時帝典先焉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夏首徵名儒作授時歷

爲仰儀簡儀及諸儀表創物之智有古人未及爲者於是測景之
所東極句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有七是亦古
所未備者也其爲法多采唐一行之議主於隨時考驗以與天合
則無前代沿襲傳會之弊此亦古所未能用者也豈非真元會合
宇宙一初之徵歟昔在太宗皇帝時中書耶律楚材嘗爲庚午元
歷足以見國初彌綸天地之事者已如此今西域亦有歷官國家
參用之

進講

國初嘗求儒者於兵間已有問道考治之意世祖之在潛藩也盡
收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傑知經術者而顧問焉論定大業厥
有成憲在位三十餘年凡大政令大謀議諸儒老人得以經術進
言者可考而知也歷朝因之至我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
帝始開奎章閣陳祖宗之遺訓考經史之格言以養德性以成事
功而文治大興矣

御書

日月之縣象雲漢之爲章星辰之經緯皆天之文也及夫河出圖
洛出書則有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豈非造化之縕至是而
著明歟天子言而爲訓誥誓命行而爲禮樂典章何往而非文也
至於萬幾之暇親御翰墨則刻之琬琰焜耀來世亦猶天之所爲
其惟圖書乎我國家自世祖皇帝爰擇名儒以傳東宮是故裕宗
皇帝之在春坊嘗有日習倣書藏之東觀以示子孫迨夫仁宗皇
帝英宗皇帝時有宸翰寵賜羣臣傳至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
孝皇帝則辭意之粹書法之聖度越前代帝王矣猗歟盛哉

學校

古之有國家者設庠序學校以教其民申孝弟之義導仁義之方
所以扶植三綱五常之道也故自王宮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
秦漢以降率是而行之則治違是而廢之則否明效大驗不可誣
也我朝自太宗皇帝投戈講藝建學于燕四方諸侯相繼興學迨

夫世祖皇帝之在潛邸也故金進士元好問啟請爲儒教大宗師
作其卽位以道建極文軌混同內設胄監外設提舉官以領郡縣
學校之事於是遐陬絕漠先王聲教之所未暨者皆有學焉至元
八年頒行國字又設蒙古字學視儒學而加重自時厥後書院精
舍月益歲增及夫大司農之立則一鄉一社皆有學矣列聖相承
百年之間幅員萬里蠻舍相望何其盛也而我欽天統聖至德誠
功大文孝皇帝又設置授經郎于奎章閣之下以教近臣貴戚子
弟之幼者教學自貴近始天下有不感化者乎外是醫藥卜筮之
流亦皆有肄習之所則名一藝者咸精其能矣若稽周官鄉大夫
之教屬地官大司樂之教屬春官今國都郡邑之學載禮典鄉社
之學則賦典具存云

藝文

我國家文學之盛上古聖賢以來諸儒經傳之學史官載之書其
主典之官則有翰林國史集賢等院祕書國子等監而律歷陰陽

醫卜之事竺乾之教老莊之說又各有其人焉民間之書尙多也自我朝之所作者製國字以通語言文字於萬方述國制以示禮樂刑政於天下至若奎章之建閣斷自宸衷緝熙聖學表章斯文所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矣夫

貢舉

以科目取賢能之士歷周漢至于唐以來其目多矣我太宗皇帝旣取中原卽行試選取士之法至元中嘗議行進士科歷大德至大皆有議而未及行仁宗皇帝始以獨斷行之如茂異神童之科有則舉之非若進士科之有定額也而亦附見焉

舉遺逸

國家取人之途多矣其有爲有能之士或不肯自售朝廷以禮徵聘而起之高爵厚祿以待之是以貪夫廉薄夫敦鄙夫寬懦夫有立志者用此道也以遺逸舉者百餘年間尙多有之而簡牘殊不備書有徵者以啟其端

求言

昔者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我國家求言者以達下情言苟不當亦不加罪著在令甲其內外臣僚章疏語在治典中禮曹職掌封事甚衆朝廷數使治擇而采用之俟其成編則取而載之

進書

工執藝事各進其技因以得官者蓋有之矣能文之士以其所作來獻朝廷許之噫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亦兼取焉

遣使

昔我國家之臨萬方也未來朝者遣使喻而服之不服則從而征伐之事在政典此記使事而已天下旣定郡縣旣立有所詢問考察則遣使致命遐遠則遣使皆事已而罷彙有司之存牘爲此篇

朝貢

我國家幅員之廣極天地覆燾自唐虞三代聲教威力所不能被者莫不執玉貢琛以修臣職於是設官治館以待之梯山航海殊

服異狀不可勝紀案牘不具不得備書立此篇以俟考補

瑞異

古人有災異則謹書之所以儆天戒而思患豫防也而祥瑞或缺不書者恐善佞者之生侈心焉今災祥並置以考休咎之徵故簡牘有存者悉書之

右禮典上篇凡十有八目

郊祀

惟天子得祭天古之制也我國家建大號以臨天下自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品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率其世職非此族也不得與焉報本反始出於自然而非強爲之制者也有司簡牘可知者憲宗皇帝始拜天於日月山既而又用孔子孫元措言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世祖皇帝至於今制度彌文而國家之舊禮初不廢也

宗廟

國初祭享之禮祖宗自有成法世祖皇帝中統元年秋七月祀祖宗于中書省三年因建太廟于燕京四年冬十有一月有事于太廟至元十七年新作太廟于大都更定室次歲有恆祀武宗皇帝始親享英宗皇帝更作新廟始製鹵簿御衾冕行裸獻今上中興先見廟而後卽位親祀之禮史不絕書宜乎克戡大難身致隆平規模宏遠矣

社稷

古者有人民則置社稷至元二十九年始用御史中丞崔彥言以明年正月營社稷於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仲月上戊致祀牲牢器幣三獻之禮八成之樂亞於郊廟之隆矣郡縣之祀風雨雷師皆附見焉

嶽鎮海瀆

古者有事於方岳天子親之其在諸侯封內者則諸侯亦各得祀之秦漢之後嶽鎮海瀆全歸職方氏之時蓋鮮我國家混一名山

大川咸在封域之內自世祖皇帝累降明詔以次加封歲時遣使禮焉

三皇

三皇配天立極有國家者載諸祀典禮亦宜之我國家通祀於天下祭儀略倣孔子之廟歲以春秋之季行事而以醫者主之

先農

國家既得中原始立勸農司又置大司農專領耕桑之事歲有所報於先農則其官主之請于天子而行事焉

宣聖廟

有國家者通祀仲尼於天下其來尚矣我國家定中國廟祀如故而學隸焉舟車所至凡置郡縣之地無小大莫不皆有廟學其重者京師有國學之建東魯有闕里之祠至於褒封聖門之重崇撫儒者之勤尤爲盛大矣

諸神祀典

神明之祀必因山川之形氣或有功德於人民可以禦災患可以立名教者則載之祀典非禮之禮不淫則諂在王政所宜禁者矣

功臣祠廟

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有廟以祭其祖考功臣之立廟雖諸葛武侯之於蜀漢猶有所不許焉後世宗法不行諸侯大夫之家無廟以祭幾於忘其先矣我國家一二大勳勞之臣賜之廟而使之祭皆異數云

諡

諡以易名所以定論平生也而羣臣之諡善惡具在今善者多得諡而惡者無與立諡焉

賜碑

昔之有大勳勞於國家者勒之鼎彝以勸臣庶以示其子孫後世伐石紀功以文其出自上旨者皆異恩也其事具天官臣事茲著其目焉

旌表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孰無秉彝好德之心哉有國家者立為法制使愚不肖者有所觀感庶乎企而及之勉強以從之故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目以風示天下我朝教育之久有司上于禮部者無虛日旌異之書幾徧海內可不謂之盛治哉

右禮典中篇凡十有二目

釋

佛氏之學其言以涵弘廣大為宗我國家思以至仁大慈覆燾萬物利益羣有是以崇尙其教而敬禮之日盛月益大抵為宗社生靈計也其事攷而得之者悉載于篇以冠禮典丙卷之首

道

道家者流以清淨為宗禴禘崇醮其末也太祖初有全真邱處機者亦勸上以好生止殺之事故中原之人至今稱道之此道之一門

也其他如正一大道之類皆有所因起其事有關於朝廷者則錄之

右禮典下篇凡二目

政典總序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頑伐鬼代不絕書惟我國家光受貞符二祖三宗經營大業天戈攸及無遠不庭成廟以來敷文享成邊陲又安閒有小警德明德威尋致救寧若創與守度越前古編之簡冊焜耀無極是作政典其類二十其帙百二十三

凡天下事其統有宗貫鏹挈裘以索以領作目錄一卷天造草昧西東梗阻式渙其羣以一萬有作征伐第一末盜遐夷潢池倔強蝨蚤奚校道兼畏懷作招捕第二籍各編伍憲度以申踐更調發觀若畫一作軍制第三刁斗靈姑干戚斧鉞橐兜函矢皆軍之用作軍器第四作息進退齊之實難乃立之師示以成式作教習第

五器久益弊習久益忘俾陳在列視其臧否作整點第六有能勤
 事以死樹功高爵厚祿用錫其成作軍賞第七怠惰亡命賊事敗
 眾待爾以何刀鋸鞭扑作責罰第八周廬徼巡前後左右居重馭
 輕以臨天下作宿衛第九大君之心天下一家思保億兆皆如王
 宮作屯戍第十勞則思善興建是役且寬三農俾專南畝作功役
 第十一爾病我藥我振爾之沐浴膏澤歌詠勤苦作存卹第十二
 看來叢脞紛瑣無歸取不可門棄之弗備作兵雜錄第十三屯田
 軍食馬牧軍資獵以合圍斯寓軍政驛郵騶邏皆有卒名非兵而
 兵故悉附見作馬政第十四屯田第十五驛傳第十六弓手第十
 七急遞第十八祇從第十九鷹房捕獵第二十終焉

征伐

國家既踏金遂與宋鄰歲有疆場之事天啟列聖方事開拓宋德
 日衰權姦擅命土隳人貳曾不知警迨世祖卽祚拘我好使經結

我叛臣李天子震怒是以有襄陽之役文煥送款煥呂文
 而直我神聖興王之運驅豪傑攬羣策颺逐霆訇三道鼓行至元
 年十月左丞相伯顏奉詔南征九月一日伯顏與史天澤命師襄
 陽分軍爲三道伯顏引大軍水陸趨郢州招討使翟某以兵一萬
 由西路老雅山趨荆南府空山以前茅破竹中堅握機於是斬沙
 兵一萬由東路棗陽掠司馬山以前茅破竹中堅握機於是斬沙
 陽新城不肯與之語復使一軍至沙陽城下令黑揚總管招降城上
 文義首入城招之其守將一軍至沙陽城下令黑揚總管招降城上
 益乘舟引軍入城其守將一軍至沙陽城下令黑揚總管招降城上
 欲降而未及者日暮我軍立砲軍中三日李國用者能祭風城遂
 之使降元帥等亂乃水陸並進砲軍中三日李國用者能祭風城遂
 砲手張元帥等亂乃水陸並進砲軍中三日李國用者能祭風城遂
 生禽二樓王帥等亂乃水陸並進砲軍中三日李國用者能祭風城遂
 下沙陽所斬伯顏等過江令鐵木兒答刺渾人新酬其將日參禍
 列日下所斬伯顏等過江令鐵木兒答刺渾人新酬其將日參禍
 與語順來降馬至城下飛矢如雨遣人招邊都統宜日請不參禍
 制黃都統來降馬至城下飛矢如雨遣人招邊都統宜日請不參禍
 下邊都統來降馬至城下飛矢如雨遣人招邊都統宜日請不參禍
 圍堡於水陸並進砲軍中三日李國用者能祭風城遂
 俱發於水陸並進砲軍中三日李國用者能祭風城遂
 攻破大都統自焚死渡江遣總管四人亦併誅鑿陽羅日一月廿三
 店伯顏大會親將議渡江遣總管四人亦併誅鑿陽羅日一月廿三
 諸將皆趨漢口諸將議渡江遣總管四人亦併誅鑿陽羅日一月廿三

京師等國臣求成請納土當歲貢伯顏遣千戶囊加錫與勝已同往
答書如君道不肯降士日當歲貢伯顏遣千戶囊加錫與勝已同往
進戰言曰眾寡不敵宜以計勝於軍中而戰其心大抵數里負囊
置其戰言曰眾寡不敵宜以計勝於軍中而戰其心大抵數里負囊
兵孫虎臣步趨然後焚其舟艦合勢衝擊五百軍阿木而戰少
使孫虎臣步趨然後焚其舟艦合勢衝擊五百軍阿木而戰少
時我孫虎臣步趨然後焚其舟艦合勢衝擊五百軍阿木而戰少
船急進阿木諸將順夏貴戰艦合勢衝擊五百軍阿木而戰少
日宋人敗阿木諸將順夏貴戰艦合勢衝擊五百軍阿木而戰少
將校奔輕矣似即將順夏貴戰艦合勢衝擊五百軍阿木而戰少
之追奔輕矣似即將順夏貴戰艦合勢衝擊五百軍阿木而戰少
及都督府五軍資器溺死軍道而回棹分地我軍陣動似伯顏後
臣走都督府五軍資器溺死軍道而回棹分地我軍陣動似伯顏後
焦山七月一日張世傑等將一萬餘人走都督府五軍資器溺死軍道
起與世傑等將一萬餘人走都督府五軍資器溺死軍道而回棹分地
叛與世傑等將一萬餘人走都督府五軍資器溺死軍道而回棹分地
載以巨艦分兩翼蔽阿木居於中燒我艦繼之常州黃鵠於我艦繼
所出董文炳亦以翼蔽阿木居於中燒我艦繼之常州黃鵠於我艦繼
支遂欲圖又卒不直扣焦山之中燒我艦繼之常州黃鵠於我艦繼
敗師勇自圖又卒不直扣焦山之中燒我艦繼之常州黃鵠於我艦繼
聞城中舉眾附是准而兵七餘艘存大燬者數萬至一月六日伯
書諭師勇自圖又卒不直扣焦山之中燒我艦繼之常州黃鵠於我艦繼
相領城中舉眾附是准而兵七餘艘存大燬者數萬至一月六日伯

口漢軍大將伯顏引軍入揚州取漢口渡江貴口宋將夏貴堅守其勢
圍漢軍大將伯顏引軍入揚州取漢口渡江貴口宋將夏貴堅守其勢
大將伯顏引軍入揚州取漢口渡江貴口宋將夏貴堅守其勢
戰艦自計相踵而先令鄂州戰艦自計相踵而先令鄂州
旗發望宋人日師奪氣夏張漢鄂舟師泊於江岸北於漢軍
潛發望宋人日師奪氣夏張漢鄂舟師泊於江岸北於漢軍
羅堡十犯我師旦遣人宣戰鄂州戰艦自計相踵而先令鄂州
日又遣一人日師奪氣夏張漢鄂舟師泊於江岸北於漢軍
時也安有人日師奪氣夏張漢鄂舟師泊於江岸北於漢軍
進必不拔此十逆歸禍宋將士我輩威受大宋諭令諸將力死弗報聽
我必不拔此十逆歸禍宋將士我輩威受大宋諭令諸將力死弗報聽
汜舟視上流陣能渡此陽堡堅伯顏密謀於今阿日伯顏遂力死弗報聽
苟得過速遣人報我亦當為攻之徒勞苦於今阿日伯顏遂力死弗報聽
西泊青山山磯下何隙虛可以得志遂以策若分日夜絕早渡鐵騎三
馬後隨山將夜鵬飛拒戰半見南岸多露沙洲即時軍絕早渡鐵騎三
高邦復合者幾四無算得萬戶史餘阿木登沙洲急擊中流禽徑餘岸
開而攻已破之者幾四無算得萬戶史餘阿木登沙洲急擊中流禽徑餘岸
命苦往戰江中殺伯顏鄂州戰艦自計相踵而先令鄂州
敵船大往戰江中殺伯顏鄂州戰艦自計相踵而先令鄂州
尸蔽將不戰而下我軍盡脫伯顏走軍至白嶺山十陽羅黎明阿木登沙
貴大將不戰而下我軍盡脫伯顏走軍至白嶺山十陽羅黎明阿木登沙
而舍鄂州代吾使逸請追伯顏走軍至白嶺山十陽羅黎明阿木登沙
孫九日鄂州代吾使逸請追伯顏走軍至白嶺山十陽羅黎明阿木登沙
餘月九日鄂州代吾使逸請追伯顏走軍至白嶺山十陽羅黎明阿木登沙

三頁卷四十一

三頁卷四十一

去降日逃餘懸遺衝徒以當關為昂海斥二山也有益都為命杏糧用專
吾撤吾宋次水弘之取砲之艦柵建西候十圍十船王元戰諸磊儲來船
分汝知索皆筒範烏死擊昂號以宮北皆青入傑年百砲征之進可瓊州
追圍降其為無因蚤耳昂遣快自山麓顧海軍正艘洲曷計軍通州
非兵生甥弘數取船夜艦兵爭者四基弘凱二十月軍廣等崖舟守已獲
所使且韓範火烏皆擇艦爭者四基弘凱二十月軍廣等崖舟守已獲
利吾富某所船蚤瀕小堅之樵圍巨至昂日李恆範由會月古漢二守
不貴署敗至載海舟由動敗弘權如千北於恆會間弘範陽渡崖日軍
如諸但萬弘鉤草民由去範如千北於恆會間弘範陽渡崖日軍
以將為戶範而沃油不西烏自命城餘艘下之範西于已港徑夜草架
計請主府以沃油不西烏自命城餘艘下之範西于已港徑夜草架
聚以死經張之乘風戰列鳥干牧管潛碇通乃山北初道崖可架
留砲不歷世竟風戰列鳥干牧管潛碇通乃山北初道崖可架
而攻移三遣其能火又蚤艘救梗寨載中由南山海往夜草架
戰弘韓論柔昂焚敢北昂援徹艤範其汲登而南百至麾四所宮範
也範迫禍柔昂焚敢北昂援徹艤範其汲登而南百至麾四所宮範
且日之福之將昂焚敢北昂援徹艤範其汲登而南百至麾四所宮範
上砲世故周艦退兩北命路麓外南百至麾四所宮範
戒攻傑英日以泥攻殺戰日自都
吾敵笑成英日以泥攻殺戰日自都
屬必日數成英日以泥攻殺戰日自都
誅浮果古時挑泥攻殺戰日自都
滅欲忠有戰塗殺戰日自都

元文類卷四十一

十一

左流之追潰走中千者回殘都與忠豐彭人命閩進木城遺爵生疑招
副為茂襲不香遁戶呈在海建南兵月統賞蘇十兵即多速審民各一士連
都風對之知山十二化此內都劍遇于江征於一劉三年潰紅火砲無令無勿日
元壞世與所之入日孫人有一州安之州兵州闕文劉正克職砲無令無勿日
帥船傑世之入日孫人有一州安之州兵州闕文劉正克職砲無令無勿日
府眾攻傑世之入日孫人有一州安之州兵州闕文劉正克職砲無令無勿日
兵溺泉軍出塔將南宇山改撫司遁海元刺武至建是等室廣臨而宋不國矣
追死州遇復出會鎮言殿秀元年花洲師罕董左副元會征少萬福益五
是宜於香哈刺刺中奔馳名武舟良九元帥張安取州王十里陳宜
昂中眾山刺刺中奔馳名武舟良九元帥張安取州王十里陳宜
世以尚奪解廣其武舟良九元帥張安取州王十里陳宜
傑身免數戰與宣唆都宜二死者甚多餘廣州官密慰使梅嶺會
等免數戰與宣唆都宜二死者甚多餘廣州官密慰使梅嶺會
至二千艦撫都宜二死者甚多餘廣州官密慰使梅嶺會
廣州三船印梁遣中尋九甚多餘廣州官密慰使梅嶺會
七日入百其飛將花書是日塔十家一月有巨般探得咬嶺會
洲沿海艘比吏計論是日塔十家一月有巨般探得咬嶺會
洋經比吏計論是日塔十家一月有巨般探得咬嶺會
及略至李王傑傑圍月有巨般探得咬嶺會
戰使虎頭等將兵驚等宜日富退得咬嶺會
海行征山問兵驚等宜日富退得咬嶺會
洋中問兵驚等宜日富退得咬嶺會

元文類卷四十一

十一

此今使之遁何以下復命亦謂弘範曰我軍雖圍賊賊船正當海
港日逐潮水上去徒費軍力不能成功也遂畫圖定議與敵相直對
攻之勢五月五日西軍去弘範召諸將北誓之發碇與將分退南及西
範將分其將居西北軍期吾樂作乃令日敵山潮將必居南及西
攻勿失之西必驍勇也吾樂作乃令日敵山潮將必居南及西
將左太守之師當先其難者頃之攻將元帥西潮將必居南及西
效力弘範也潮師逆行江濤其北面順流擊突入其陣恆令諸軍
日吉兆也潮師逆行江濤其北面順流擊突入其陣恆令諸軍
船斷其師短接戰彼以江濤其北面順流擊突入其陣恆令諸軍
奪三船其師短接戰彼以江濤其北面順流擊突入其陣恆令諸軍
順水勢進攻世傑腹背受敵弘範益以火砲至日潮軍水關敵入
不能均寸尺然戰不利弘範益以火砲至日潮軍水關敵入
四能均寸尺然戰不利弘範益以火砲至日潮軍水關敵入
艦尾伏盾左太守之師當先其難者頃之攻將元帥西潮將必居南及西
投水諸將合勢乘亂皆殊死戰自巳至申聲震天海敵艦盡
何遂抱殿學士陸秀夫先沈與舟於水登岸事日官家乘危矣奈
壁率十艘俱死於門遁去弘範與舟於水登岸事日官家乘危矣奈
驟至煙霧四塞諸將遁去弘範與舟於水登岸事日官家乘危矣奈
等解甲求物焚溺之餘尚得八艘進至崖山承宣使天國秀
萬有卒就屍問言見一屍小而黃衣負印籤云詔書之寶
取寶已不弘範問言見一屍小而黃衣負印籤云詔書之寶
然求之已不弘範問言見一屍小而黃衣負印籤云詔書之寶
弘範等磨崖山紀功而還恆追至高州得遇風報遂回檣芽斯

絕惟太祖皇帝以來西夏回紇高昌六詔交州三韓以及中原悉
為臣庶獨宋未下我世皇遂能一六合車書混光嶽之氣以上接
百王之統嗚呼盛哉若神謀睿算獨運於萬物之表者有不可得
而知將相之方略士卒之拳勇取舍之機會降下之次第則悉著
篇中

高麗

太祖皇帝之十三年天兵至高麗其王降通使歲貢十九年盜殺
使者遂絕不來太宗三年討之王噉又降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
十二監之而班師明年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保海島遣帥問罪
帥中傷死軍回七年八年九年連以兵拔其城甚多十年噉遣人
奉表詔徵噉以母喪辭詔朝明年終不至定宗之二年憲宗之三
年至七年伐不已世祖中統元年王俱歸款且言出水就陸詔罷
征二年世子植朝至元元年八月植以王朝京師六年其令公林
衍廢植立安慶公曰渚者遣國王頭輦哥以兵撫定詔植復位偕

三才圖會卷四十一
三十一
叛道梗故耶終不以旅拒名之忻都軍既還其國遣商人持金來
易錢亦聽之又詔勿困苦其商人柔遠之道至矣阿刺罕之行上
宣諭曰有一事朕憂之恐卿輩不和耳既而諸帥果以輿尸取敗
而上言將校不聽節制逃去載運士至合浦遣還鄉里及敗卒于
閩者脫歸則言省臣先潰去棄軍五龍山下為日本所殲諸將之
罪始暴著昂吉兒之言曰語曰上下同欲者勝又曰兵以氣為主
近歲民貧賦重游水旱救死不暇復驅之涉海遠征莫不愁歎此
非上下同欲也軍嘗挫衄東海倉皇喪氣人無鬪志非所謂以氣
為主也成宗即祚或又建言伐之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卒遣
寧一山附商船往使而已嗚呼世祖之文經武略與知人之明謙
光之度成宗之能持盈昂吉兒之讜言諸將之罪負日本之自絕
照臨皆當使後世有聞焉至元二年命兵部侍郎黑迪禮部侍郎
帝奉書日本國王云云未云不宣白道高麗高麗王植言道險遠
不可辱天使命其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留六月不得要領而歸
五年九月再命黑迪往對馬島日本成人拒納交關執其塔
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且俾中書

省朕其國亦不報十二月又命祕書監趙良弼往使良弼乞定與
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未定與其國且無禮數上從
之良弼至留其大宰府守護所者久之時又有曹介叔者上言高
麗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未定與其國且無禮數上從
軍進征則願為導上曰如風半日可到但使臣則不敢同往大
政歸竟不報聘十年命鳳州略使沂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邱
以千料舟拔都輕疾舟汲水經略使沂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邱
五境而歸十二年遣禮部侍郎致書於日本國王後言計議官
亦不來觀丁往使書前言大皇帝致書於日本國王後言計議官
本行省命阿刺罕為右丞相與左丞相范文虎及沂都茶邱等
十萬人討之十八年二月諸將罷上若日有一事朕憂之恐卿
輩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輕之若日有一事朕憂之恐
師以返上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散遣萬戶厲德
彪王國佐等不聽節制逃去本府載餘軍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
幾敗于風破舟無食五日文虎等請將各自擇堅好船坐去棄土卒
月一敗于風破舟無食五日文虎等請將各自擇堅好船坐去棄土卒
餘萬于山下約無食五日文虎等請將各自擇堅好船坐去棄土卒
張總管聽其約無食五日文虎等請將各自擇堅好船坐去棄土卒
三萬虜去九日入角島盡殺蒙古還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之
不殺而奴之萬至入角島盡殺蒙古還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之
閩塔莫青吳萬五者逃還十萬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
阿塔莫青吳萬五者逃還十萬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
丞鄭某參政往以十萬相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左丞陳某右
兵二十一年又以共謀殺積翁不果使而返二十三年上日日本未
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使而返二十三年上日日本未

三才圖會卷四十一

三十一

取龍首關世祖遂入大理國城兀良哈台分兵取附都善闡鳥巖
次羅部府大酋高昇拒戰七日使克國主段智興柔暗權臣高祥方
滇池三面皆木南智興走匿昆澤追及善鄴獲之世祖入其城秋
謀不犯尋引兵至智興走匿昆澤追及善鄴獲之世祖入其城秋
毫而不出降用兵人至智興走匿昆澤追及善鄴獲之世祖入其城秋
懼令其子阿木哈台走乘勝至烏蠻日察早章蠻守兀良哈台攻
春世祖還兀良哈台至烏蠻之都曰押赤城而依山阻水不可近鬼
蠻輩復助之兀良哈台援赤哥塞又克忽闌城降羅羅期阿伯德
哥城圍不花兀良哈台因國援赤哥塞又克忽闌城降羅羅期阿伯德
魯諸國凡五年命忽赤哥為雲南王以鎮之

建都

建都古越嶲也至元四年怯錦領兵招諭其人亦有願為內應者
既而以無功坐誅九年親王也速台兒乞往征十一年蒙古台又
往征元真開立軍民總管府于其地然出師振旅降下攻擊之詳
簿書闕焉至元三年九月錦乞領兵招建都從之十月下詔招諭之
三月建都總管軍民大頭目人坐億智拍祖不作四人遣急吉者
來告乞官軍攻城我等殺國主効力王番頭目晚著亦願助糧六
年六月怯錦無功亡士卒棄市九年正月親王也速台兒願領六
千人往征之五月丞相完澤奏立建都軍民總管府

緬

朝廷以至元十年始遣使招緬不至十四年春緬人犯邊偏將忽
都土官信苴日輩大敗之十月行省遣納速刺丁破其三百餘砦
然皆方面疆場之事二十年使詔宗王相吾達兒往征破其江頭
城二十二年乃議納款貢方物既其王為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囚
大德二年其臣阿散哥也復擅廢立四年命宗王闊闊雲南省平
章政事薛超兒兀忙兀都魯迷失等率師問罪功不就而還臣作
政典高麗有林衍承化公金通精之亂今緬亦似之皆最爾國而
屢有弗靖至煩朝廷兵鎮撫可憐哉至元八年大理部闡等路宣
其內附不得見其王見其臣下遣價博者皆來十年以乞解脫招
充禮部郎中與勘馬刺失理及工部郎中劉源工部員外郎下
失充國使副持詔往諭徵其子弟大臣朝一由天部馬一由
路安撫使賀天爵言金齒人阿郭知入緬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
驛甸一由阿郭餘地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
王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郭願先招阿提及金齒之未犯在緬者
引導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反必須征討聖旨始緩之
十一月道稍通省始報于額總管阿禾探得消息蒲賊阻道今蒲
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

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騰馬宅回江頭城招阿榜必立相赴
且報鎮西平忙直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城持阿榜必立相赴
付阿軍必立平忙直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城持阿榜必立相赴
過然後差至驛甸相見二事期必立兩月領軍來江頭城持阿榜必立相赴
使於昔雲南省請刺地又正尋鎮西平宣撫司差三城持阿榜必立相赴
同為逆喪師七千餘始平定歲貢不聽與共庶子不達魯花赤等所執
至蒲甘喪師七千餘始平定歲貢不聽與共庶子不達魯花赤等所執
加入喪師七千餘始平定歲貢不聽與共庶子不達魯花赤等所執
竹思加喪師七千餘始平定歲貢不聽與共庶子不達魯花赤等所執
兀刺合不兀都魯新合劫掠貢物帖減六月的實管可兀魯雲南王與諸
人刺合不兀都魯新合劫掠貢物帖減六月的實管可兀魯雲南王與諸
鄉引為不兀都魯新合劫掠貢物帖減六月的實管可兀魯雲南王與諸
滅的引為不兀都魯新合劫掠貢物帖減六月的實管可兀魯雲南王與諸
登籠頭人百遺我輩召爾議甘當朝減的實管可兀魯雲南王與諸
差大頭人百遺我輩召爾議甘當朝減的實管可兀魯雲南王與諸
稱王欲散之聖旨麻安治僧羅前命佩大子貢於朝今羅至甘爾已劫
緬甸甘散也阿刺只麻安治僧羅前命佩大子貢於朝今羅至甘爾已劫
來壞甘散也阿刺只麻安治僧羅前命佩大子貢於朝今羅至甘爾已劫
故阿散也阿刺只麻安治僧羅前命佩大子貢於朝今羅至甘爾已劫
以聞三年八月太公僧藍僧羅前命佩大子貢於朝今羅至甘爾已劫
馬加刺言阿散也阿刺只麻安治僧羅前命佩大子貢於朝今羅至甘爾已劫
世子日刺言阿散也阿刺只麻安治僧羅前命佩大子貢於朝今羅至甘爾已劫
師謂僕百餘人散也阿刺只麻安治僧羅前命佩大子貢於朝今羅至甘爾已劫
之時埋屍所屋下七日我祖雨不來其死於國日投者我水不中或地若焚

元亨通四十一

七

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首日總把千戶脫羅
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河邊其眾步卒約四萬八千
告急我軍僅七百先置短槍數人前乘於象步卒約四萬八千
萬正我軍僅七百先置短槍數人前乘於象步卒約四萬八千
兩旁我軍僅七百先置短槍數人前乘於象步卒約四萬八千
令賊眾我軍僅七百先置短槍數人前乘於象步卒約四萬八千
以二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日追三孩一者以擊刺信日追三孩一者
為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日追三孩一者以擊刺信日追三孩一者
南面兵萬餘繞出我軍後信日追三孩一者以擊刺信日追三孩一者
賊及象額不相踐死其盈軍中忽報里都抵口復轉列三陣而進里
之至千額不相踐死其盈軍中忽報里都抵口復轉列三陣而進里
多生口其額不相踐死其盈軍中忽報里都抵口復轉列三陣而進里
遺某道蒙古軍獲一象不阿昌軍中忽報里都抵口復轉列三陣而進里
百征緬甸使都元帥細刺丁率而幾無而一傷兩軍負傷者雖
帖木乞磨至江頭深百餘土官曲臘所招降民四萬木要蒙
民一木乞磨至江頭深百餘土官曲臘所招降民四萬木要蒙
彈禿二磨至江頭深百餘土官曲臘所招降民四萬木要蒙
宗王相二磨至江頭深百餘土官曲臘所招降民四萬木要蒙
九月一日大軍發中慶十月二十七日取道南甸將兵緬甸西進
軍造舟二日相吾峇兒頭城斷緬甸諸將分地攻取軍從九日破
禾江國一舟二日相吾峇兒頭城斷緬甸諸將分地攻取軍從九日破
抵江國一舟二日相吾峇兒頭城斷緬甸諸將分地攻取軍從九日破
其江國一舟二日相吾峇兒頭城斷緬甸諸將分地攻取軍從九日破
以給頭城一舟二日相吾峇兒頭城斷緬甸諸將分地攻取軍從九日破
道官給頭城一舟二日相吾峇兒頭城斷緬甸諸將分地攻取軍從九日破
道官給頭城一舟二日相吾峇兒頭城斷緬甸諸將分地攻取軍從九日破

元亨通四十一

七

則明以告我重誓從哥也及二弟皆曰王是我主豈有異心如不信
請入大寺為重誓從哥也及二弟皆曰王是我主豈有異心如不信
人合兵攻蒲甘執及世子僧加八賊退納速刺亦得歸至五月三
連城凡十又子康妻共立王馬刺加八賊退納速刺亦得歸至五月三
王并二子又分攜王妻共立王馬刺加八賊退納速刺亦得歸至五月三
其妻又分攜王妻共立王馬刺加八賊退納速刺亦得歸至五月三
密奏元力緬事一萬乞親王所擬千刺逃去六放世弟阿力難答速於
通好征緬事一萬乞親王所擬千刺逃去六放世弟阿力難答速於
奏忙兀都魯迷乞親王所擬千刺逃去六放世弟阿力難答速於
關官雖去勿發軍中慶年閏八月雲南軍以振德為一緬與二八日書
都魯迷去勿發軍中慶年閏八月雲南軍以振德為一緬與二八日書
二魯迷去勿發軍中慶年閏八月雲南軍以振德為一緬與二八日書
連城五面相接賊出戰大敗之會期至西永昌騰章以兵威超元從求
城東北四面超賊出戰大敗之會期至西永昌騰章以兵威超元從求
戰城內分軍破立三石山單高阿政拒守阿昌騰章以兵威超元從求
年正月分軍破立三石山單高阿政拒守阿昌騰章以兵威超元從求
十九日發軍破立三石山單高阿政拒守阿昌騰章以兵威超元從求
之彼人呼曰我非叛人木殺官軍五餘糧軍正尋立無軍弟集超元從求
降省自飲藥而死非叛人木殺官軍五餘糧軍正尋立無軍弟集超元從求
可省官難信賊遂使不人金銀禮物見省無甚違日助圍沙圍其城日
日萬戶難信賊遂使不人金銀禮物見省無甚違日助圍沙圍其城日
若令等住察死等不陳熱發住一蒙古省人無甚違日助圍沙圍其城日
法口傳等住察死等不陳熱發住一蒙古省人無甚違日助圍沙圍其城日
占國城追及章吉察兒等忙兀都魯迷失省移文稱大事未成豈可阿

元文卷四十一

屍次奔骨於水則晴從之果然我隨國信十餘日又聞世子及漢人出
刺加餘輩入被毆害阿師散里朝廷又伐師定奔陳之使留緬日
人相奴弟從城者殺密里主邦加聽郎可親族謂及阿者散僧藍
勸汝兄勿叛爾對殺害密里主邦加聽郎可親族謂及阿者散僧藍
散哥也此力爾對殺害密里主邦加聽郎可親族謂及阿者散僧藍
吉老亦之因勿叛爾對殺害密里主邦加聽郎可親族謂及阿者散僧藍
百官乘象馬從阿大城拒守二心必都邦加聽郎可親族謂及阿者散僧藍
錢物燒雲南行省置哥出見陸王聽郎可親族謂及阿者散僧藍
望拯救違雲南行省置哥出見陸王聽郎可親族謂及阿者散僧藍
矣未嘗通分今省左丞散兀半出中見陸王聽郎可親族謂及阿者散僧藍
緜處乃敢擅禮廢立據舊散兀半出中見陸王聽郎可親族謂及阿者散僧藍
區民尚且赴救廢立據舊散兀半出中見陸王聽郎可親族謂及阿者散僧藍
救使外國效尤為亂將致大患乃命為國主救實罪加當其朝父
也阿散行也十立九月刺書聞上命為國主救實罪加當其朝父
二緜王婿馬來城土官納國刺言大都德元迷谷馬都而臣小當其朝父
故緜王婿馬來城土官納國刺言大都德元迷谷馬都而臣小當其朝父
迪作不送世子僧加城土官納國刺言大都德元迷谷馬都而臣小當其朝父
哥速兄刺二僧加城土官納國刺言大都德元迷谷馬都而臣小當其朝父
賊之阿刺也二僧加城土官納國刺言大都德元迷谷馬都而臣小當其朝父
已否則爾謀也二僧加城土官納國刺言大都德元迷谷馬都而臣小當其朝父
二兵逼王徒苦百姓欲害我乎若無此心當釋爾國中復乃職否

元文卷四十一

同軍若爾等果不肯住可留一平軍或三千當職當住夏守賊平
願住夏爾等果不肯住可留一平軍或三千當職當住夏守賊平
賊拘我於木告連軍官俱始住夏若大軍五日不迴乘象出降及分省官
官命追察兒等宣軍皆言去已遠何可及次日將亦去無可分省官
由蒙來路歸先軍超兀兒忙兀都官章迷失及軍等回稱多病夕官
參政合阿康下台察罕不聽侍親典兵權引兒等回稱多病夕官
住亦不能住又言從我矣廷所立當遣人報其父軍而回稱多病夕官
省從者已少皆從我矣廷所立當遣人報其父軍而回稱多病夕官
又言從者已少皆從我矣廷所立當遣人報其父軍而回稱多病夕官
三言賊日饋少皆從我矣廷所立當遣人報其父軍而回稱多病夕官
預此輩未常知也欲與諸將校者疑是寶超兀兒軍回稱多病夕官
遣河平章功不也欲與諸將校者疑是寶超兀兒軍回稱多病夕官
一事超兀兒忙政事乞置對以懲爾後八月蓋日丞相完澤等奉旨
入百餘兩校幕忙政事乞置對以懲爾後八月蓋日丞相完澤等奉旨
花謀死諸將抗言不能住兩受遂回阿康復事高阿康下章奉旨
迷失前死諸將抗言不能住兩受遂回阿康復事高阿康下章奉旨
魯迷失前死諸將抗言不能住兩受遂回阿康復事高阿康下章奉旨
真輕重有差皆察罕不花麗江路軍民宣撫使也
占城

占城初嘗奉表來降至元十九年以執國使與師問罪二十年正

月破其木城泊大州其主李魯由補刺者吾遁走其舅寶脫禿花
陽求降附以款我師陰為戰計往返再三辭語支蔓總兵官唆都
竟不之覺及得會延之報始疑信相半而已墮其術中幾陷偏師
嗚呼鄙夷亦多詐哉二十一年之征則以安南道阻不果語在安
南事至元十五年左丞唆都麻哈迭瓦有內附意奏之詔降虎符
授榮祿大夫里孫占城夫與唆都麻哈迭瓦有內附意奏之詔降虎符
管孟慶元萬戶孫占城夫與唆都麻哈迭瓦有內附意奏之詔降虎符
占城王保寶旦擊囉耶喃談占城地羅耶由補使朝貢七年二月
遣使來既稱臣內屬其初誠服遂以占城地羅耶由補使朝貢七年
撫之既而稱臣內屬其初誠服遂以占城地羅耶由補使朝貢七年
執使國之宣慰使子補賢亞蘭等使固弗率兒國舟經占城戶地
人故征之當依上日彬老王永賢亞蘭等使固弗率兒國舟經占城戶
州航海姓當依上日彬老王永賢亞蘭等使固弗率兒國舟經占城戶
大州東南九曹日彬老王永賢亞蘭等使固弗率兒國舟經占城戶
始治木城四山約二旁城占城港人乃其子與國舟經占城戶地
城撫西里城四山約二旁城占城港人乃其子與國舟經占城戶地
鎮撫李天祐總行宮由補刺者吾遁走其舅寶脫禿花
城至刻期請戰二總行宮由補刺者吾遁走其舅寶脫禿花
沙人總由水路三千人分二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為風濤所碎
占城

元史類卷四十一

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分三
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城悉潰散國北軍
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等城餉餉者入城者數萬
行宮燒燬主使報賢亞闡等與臣逃入山七州東南遣兵來答
回其許降免罪太子後當自入大州尋又遣博思兀魯班駐者來
王命來遣其舅寶脫先使持其寶脫來見薄之誠意長子補九節
大銀三錠小銀五錠未物進先使持其寶脫來見薄之誠意長子補
鎗日請主欲來病未物進先使持其寶脫來見薄之誠意長子補
卻姑令收置聽候上聞子利世被傷已死國主類有兵十萬子
世麻入都散聞敗兵言補利世被傷已死國主類有兵十萬子
懼未戰今皆敗散聞敗兵言補利世被傷已死國主類有兵十萬子
不德質聽其也故先遣兵早降且以問疾為辭遣千戶林全非
李德堅栗全借還論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為辭遣千戶林全非
國主遣人來借還論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為辭遣千戶林全非
等回營言欲殺我伯智告省脫花則謂全日當主遷延不肯出
又至其位吾祖伯智告省脫花則謂全日當主遷延不肯出
而奪其位吾祖伯智告省脫花則謂全日當主遷延不肯出
父及子居占撤機兒延等請給大元服色願禽李由北冠刺者
兵三餘并招集他郡兵未至日寶脫花借戰懼唐孫人泄其
事將盡殺之延等請給大元服色願禽李由北冠刺者
及撤人等請繫纜之國主軍皆潰散安敢復戰又言花借戰懼唐
姦細人等請繫纜之國主軍皆潰散安敢復戰又言花借戰懼唐

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取舊州水路乞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脫
禽德主領軍百人攻其城寶脫花同赴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山
全德主領軍百人攻其城寶脫花同赴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山
軍子全德主領軍百人攻其城寶脫花同赴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山
臘閣婆等國借兵及寶脫花同赴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山
顯等國借兵及寶脫花同赴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山
山整軍阻木我軍所獲超龍九日顯等國借兵及寶脫花同赴大
遂整軍阻木我軍所獲超龍九日顯等國借兵及寶脫花同赴大
城整軍阻木我軍所獲超龍九日顯等國借兵及寶脫花同赴大
忽來都領軍阻木我軍所獲超龍九日顯等國借兵及寶脫花同赴大
者來都領軍阻木我軍所獲超龍九日顯等國借兵及寶脫花同赴大
巴南等處稱降忽來都領軍阻木我軍所獲超龍九日顯等國借兵及
四月南等處稱降忽來都領軍阻木我軍所獲超龍九日顯等國借兵及
占城不一年命平章阿里海牙奉鎮南王脫歡發兵假道交趾
果占城不一年命平章阿里海牙奉鎮南王脫歡發兵假道交趾

海外諸番
海外諸番見於征伐者惟瓜哇之役為大會三行省兵二萬設左
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四發舟千艘費鈔四萬錠賚一
年糧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金衣段百端備賞往返八閱月

元史卷一百一

年

山主尊長族種謬悠氏名聲牙提呂摩耳此下二名訇思阿禾雄控
渾弄矣豆者哦雙采拜法的井荅麪个忙尼雁莽占居些谷納刺
構阿葵胡弄夯采只驗娘報竹哥細麥嬰上亞浪落麼蒙毡空弟
羅勾非白阿檀卧踏委界勾巴含彪鮮的官兜心控瓦英厭辭甲
古阿娥若過生琮此下三名大希婆若夢兀仲若渾乞濫若約辭要
若阿慝瓜若卜制頭若閉羅靈若天程孫若思蓬怯若兀權吉若
黃公麥若獨然棚若大河沙必乖豆來此下四名蒲雪韋吠麻納布
昌玉不廉古六分斬斤蘆崩信備荅戾什用喉社句耶山公氏眞
此下四句的傍系猫古綴派盤窮腸譜陀貞公猫的傍盤健婦作
配匪婉婉娃阿衣納衣此下二字折射折利阿初蛇節攬陶蘇他
有忙葛農此下三字有梳蠻塔有南貢弄率蒸報壺上於加切
韻釋女作姿態貌今中原結之坐生息之野風氣不淑習俗異
華故雖橫目以生悉獷黠奇衰不有天彝國憲謂何骨肉睚眦閱
爭紛拏重譯之言缺舌譎諷下女加切喜人怒獸含戴則那製衣

不頷不巾以靴裂綵纏髻椎結鬢起居佩刀少忤輒地名相加或嘯
徒復讐蠻觸鬪蝸或出犯徼地爲王民孽痾焚劫公私脫囚拳枷
邊吏捕之則螳蝦奮斧以禦車標鎗批竹矢毒如蛇敗則各鳥獸
散入險阻隈阿貢鋤坐草軍圍戶喙木狀益鱗魚糧俗作鏝自
詳見後禽獸畜之朝不見譴訶或略誅弗蕪獮以兵戈革面而
來羈縻撫錫賚冠服銅印青綯粵若妖民造異興訛妄竊位號自
投網罟黃華猖狂黎德蛟譁六十鳴臬五九跳繩聖許萬頃鎮龍
郎達圓明廣德細春可用魚鼎紀號鼠穴正衙劉六十蔡五九黃
龍章郎達黃廣德邱細春杜可用圓明和尙坐止其身族郃宥赦
皆嘗僭號改元建胡殿懸關牌事亦見于後施何切疎威聲其訇流澤滂沱會粹諸畢爲招捕之科雲南省至元
年正月羅訇甸官禾者阿禾必招降十月雲南省調蒙古慶焚諸
軍征白衣和泥一百九砦土官葡思叛溪等七溪等降得戶四萬
又攻金齒落落廣甸瑤甸殺掠甚多又攻科烏蒙老蠻高州筠
連等州十九處烏蒙阿謀歸舊侵藤申縣地是月與安南鄰者七
十城門國主苔公遣其人各摩耳者來乞降又提呂提邦兩部來
降饑行省發廩賑之未幾提呂子達量爲提索所禽行省給榜招

其門蓋其若十二重也十四日分九道進攻自辰慶戰節次攻破
以來不曾降附至元二十七年阿叔招之不服萬戶等官軍失利拓
此狂縱稱大號以妹夫郎滿為平章其餘招出萬戶等官軍失利拓
敗尋又破其寨長安州沈法把事希古羅共若火頭不統存亡又攻
村火頭之壻也稱事希古羅共若火頭不統存亡又攻
其火頭之壻也稱事希古羅共若火頭不統存亡又攻
達弟韋郎動子韋郎古羅共若火頭不統存亡又攻
出降移軍攻安州沈法把事希古羅共若火頭不統存亡又攻
寧路阿永蠻雄控反初雲南四川陝西湖廣四省會兵討順元羅
鬼烏撒烏永蠻雄控反初雲南四川陝西湖廣四省會兵討順元羅
折射利并芒東川芒部叛蠻控川陝西湖廣四省會兵討順元羅
二月金甲下魯拒賊暮暉關自是連日官軍判官常珪行省阿都魯
家殺其金甲下魯拒賊暮暉關自是連日官軍判官常珪行省阿都魯
獲其金甲下魯拒賊暮暉關自是連日官軍判官常珪行省阿都魯
戰魚槽長寧軍梅破嶺等關聞于朝以爲雄初雲南四川陝西湖廣
湖南近鳥撒州親打鼓寨會蠻力強合以爲雄初雲南四川陝西湖
長寧進討十一州親打鼓寨會蠻力強合以爲雄初雲南四川陝西湖
遺永寧同知蔡閏行省於赤水河蠻地巢穴從之閏奏雄控不遣
阿加阿抱出知蔡閏行省於赤水河蠻地巢穴從之閏奏雄控不遣
乞再伐之雄控乞以病不出又令其屬外郎撒赤等招之閏奏雄控
罪仍充土官遣還九以病不出又令其屬外郎撒赤等招之閏奏雄控
西路豆溫阿匡普安路營主普勒軍火主阿龍少拒遠雄山官軍進
阿甫等叛燒他羅督迷驛左誘阿邦龍少拒遠雄山官軍進
圈子降旨招諭仍督迷驛左誘阿邦龍少拒遠雄山官軍進

元文類卷四十一

三

提索及使釋達量提蒙命二十三年蒙乃土官長子殆昔其鄰
境土官弗里皮之婿也蒙乃不以位與長子而與次子弗里皮
殆昔又征討之朝延旨諭弗里皮得蒙乃地許令其婿統之
是歲阿加之子明引軍殺死四年十月木龍蠻奴他謀告阿路
民宣撫司明孫勒寸見雲南王免其罪是年雲南右丞愛魯以
軍一赤師宗明孫勒寸見雲南王免其罪是年雲南右丞愛魯以
滅鐵赤師宗明孫勒寸見雲南王免其罪是年雲南右丞愛魯以
扎山賊必官尋出降三十年八月農雲南省民丁雲南右丞愛魯
嶺峩頭目矣豆官等皆破之出火頭輩逃者追門蠻安路管步
甸之官阿鄰繼遣其弟平來阿叔招捕角蠻蠻特險率眾拒敵
避史一行省不能救又參省阿叔招捕角蠻蠻特險率眾拒敵
合史一行省不能救又參省阿叔招捕角蠻蠻特險率眾拒敵
招出習人裨將等十五人元貞年九月捕角蠻蠻特險率眾拒敵
的探等年九月來不蒙光路軍民總管差道乞藍破之頭目
開官兩寨自來不蒙光路軍民總管差道乞藍破之頭目
軍弄兵占奪不蒙光路軍民總管差道乞藍破之頭目
南省遣兵招捕大德元十二年所結構入百媳破之頭目
蠻等寨其酋長韋郎元十二年所結構入百媳破之頭目
土富言安寧州沈法把事希古羅共若火頭不統存亡又攻
角蠻圍土富言安寧州沈法把事希古羅共若火頭不統存亡又攻
百姓既而富言所居殺掠奪虎引唐興州信以去深碎知特磨
州軍四千人燒劫羅羅州官農郎岑聽引歸仁州歸州及那寡州
魯谷村州人燒劫羅羅州官農郎岑聽引歸仁州歸州及那寡州
十州行規知那羅羅州官農郎岑聽引歸仁州歸州及那寡州
暇州入日花角蠻木葦忽破之刺進討安寧州羅波那州射布那
杜箒九日至花角蠻木葦忽破之刺進討安寧州羅波那州射布那

元文類卷四十一

三

爾欲何說再三招諭不肯出官行省乞以一千人討之樞密院不
聽咨本省招諭二十年四月思摩得立官致仕萬作亂初普萬父哥
馬龍他郎甸人任普日思摩得立官致仕萬作亂初普萬父哥
皆居木村普萬乃次子憤不得立官致仕萬作亂初普萬父哥
蒙古逃軍白弟夷願等攻燒木與哥逃出普萬乃次子憤不得立官
委官招諭○十二子阿占塔可當燒木與哥逃出普萬乃次子憤不得
甸當布頭○十二子阿占塔可當燒木與哥逃出普萬乃次子憤不得
縣定二年開羅黑加等殺九頭大八廟等引軍五百火劫鎮過生踪
圍刺若破開南州阿都刺火頭大八廟等引軍五百火劫鎮過生踪
若朝廷遣幹爾端等持詔路火頭大八廟等引軍五百火劫鎮過生踪
出降大理金齒三至元七年詔路火頭大八廟等引軍五百火劫鎮過
年五齒孟定甸官三首長阿福勤國五部未寒衣軍破其萬餘人
萬省招出忽都禮馬遣承差子鐵鋤六雄黑布郎魯木子雄共率二
忽甸土官忽都禮馬遣承差子鐵鋤六雄黑布郎魯木子雄共率二
見三都正月都遣使持其子阿魯進索鱗延祐五年永昌南窩朝
賊申奉入丞丞阿朶朶只千餘人殺金齒○鱗延祐五年永昌南窩朝
汪賊走右丞丞阿朶朶只千餘人殺金齒○鱗延祐五年永昌南窩朝
眾等皆降願歲納四一○殺治元熱回軍破其雲南省南窩朝
甸路魯管來等不歲納四一○殺治元熱回軍破其雲南省南窩朝
陣作亂管來等不歲納四一○殺治元熱回軍破其雲南省南窩朝
弟你亂管來等不歲納四一○殺治元熱回軍破其雲南省南窩朝
倒緬招思二入見解求少土地人死子蘭子遂投阿吾訴之共作

元文類卷四十一

壹

那勇古頭等哇阿非阿連戰阿邦龍少子龍豆皆降溫賊阿匡與弟
阿思火迷頭土官日昔火頭抽首落阿立軍劫必信奪官馬以十
一樓茶火頭土官日昔火頭抽首落阿立軍劫必信奪官馬以十
納判雙火頭土官日昔火頭抽首落阿立軍劫必信奪官馬以十
火北頭火頭土官日昔火頭抽首落阿立軍劫必信奪官馬以十
矣頭火頭土官日昔火頭抽首落阿立軍劫必信奪官馬以十
火頭火頭土官日昔火頭抽首落阿立軍劫必信奪官馬以十
皆頭火頭土官日昔火頭抽首落阿立軍劫必信奪官馬以十
遠魯花赤阿元里招論不七服部步者文大布路日加火頭抽
起掛萬餘劫首阿延里招論不七服部步者文大布路日加火頭抽
遠我亦作帝劫首阿延里招論不七服部步者文大布路日加火頭抽
遣官招諭九月甚近若呼我日破爾急來降郎達糾合軍破其等
日李榮州知縣合刺殺同勅刺省官充刺渠州治元熱回軍破其
行省定立州縣合刺殺同勅刺省官充刺渠州治元熱回軍破其
父刺綿職尋為合刺殺同勅刺省官充刺渠州治元熱回軍破其
住居綿職尋為合刺殺同勂刺省官充刺渠州治元熱回軍破其
二於道于雲南省捕子合刺殺同勂刺省官充刺渠州治元熱回軍
潛於道于雲南省捕子合刺殺同勂刺省官充刺渠州治元熱回軍
摩些俗殺馬牛各一焚刺秋資日取刺嫂一以計誘刺俄赴集占
刺秋俗殺馬牛各一焚刺秋資日取刺嫂一以計誘刺俄赴集占
去奪刺興府二百姓梳塔父刺日資日取刺嫂一以計誘刺俄赴集
兵復奪刺興府二百姓梳塔父刺日資日取刺嫂一以計誘刺俄赴集
定復奪刺興府二百姓梳塔父刺日資日取刺嫂一以計誘刺俄赴集
處又復奪刺興府二百姓梳塔父刺日資日取刺嫂一以計誘刺俄赴集
番漢官事梳蠻塔係我嫂殺兄刺弟相謂日殺故以嫂為妻我不官

元文類卷四十一

壹

吾衛上將軍知州軍事御前雄威將軍都統制紹慶珍州南平安
撫使節制屯駐州南平思州杜宣撫使兼衛上將軍珍州南平安
指使節制屯駐州南平思州杜宣撫使兼衛上將軍珍州南平安
虎符而六伯同叛公羊水溪苗賊二岩至元茶林諸管內安撫軍
竹既而猶獲苗賊同叛公羊水溪苗賊二岩至元茶林諸管內安撫軍
利州官等處童款附蒙朝延設苗賊二岩至元茶林諸管內安撫軍
軍州司官等處童款附蒙朝延設苗賊二岩至元茶林諸管內安撫軍
苟王刺南郭文童款附蒙朝延設苗賊二岩至元茶林諸管內安撫軍
在吳洛磨界陳蒙之招到雲等一州毗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等
桑男洛磨界陳蒙之招到雲等一州毗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等
浪男洛磨界陳蒙之招到雲等一州毗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等
圍年乃磨界陳蒙之招到雲等一州毗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等
四等洛磨界陳蒙之招到雲等一州毗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等
能等洛磨界陳蒙之招到雲等一州毗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等
是等洛磨界陳蒙之招到雲等一州毗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等
蘆等洛磨界陳蒙之招到雲等一州毗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等
普等洛磨界陳蒙之招到雲等一州毗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等
南許之招到雲等一州毗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等
降皇慶二年黎賊王瓊州安撫使黎平章元帥立國設官焚劫百
姓三皇慶二年黎賊王瓊州安撫使黎平章元帥立國設官焚劫百
未散花赤二月奴賊王瓊州安撫使黎平章元帥立國設官焚劫百
達魯赤二月奴賊王瓊州安撫使黎平章元帥立國設官焚劫百
賊犯茶洞燒民死二千餘人州安撫使黎平章元帥立國設官焚劫百
蒙至元佛龍燒民死二千餘人州安撫使黎平章元帥立國設官焚劫百
東民陷城邑又增城縣蔡大老鍾大老唐大老皆應之據平康下

元之頁四十一

子雄也思播降至元十四年六月牙牌節度使正任安遠軍承宣使左金
省地稱明七十年來安左總管峇州與順武州七峇州縣世軍出
村明七年來安左總管峇州與順武州七峇州縣世軍出
祐七年來安左總管峇州與順武州七峇州縣世軍出
德七年來安左總管峇州與順武州七峇州縣世軍出
放兵劫吾與順武州七峇州縣世軍出
起兵劫吾與順武州七峇州縣世軍出
年差稅劫吾與順武州七峇州縣世軍出
年差稅劫吾與順武州七峇州縣世軍出
山聖許松壽元屯聽逃尋詔聖許京師許復回故地居鳳走兩江道
之延祐元年屯聽逃尋詔聖許京師許復回故地居鳳走兩江道
諾屯仙不聽逃尋詔聖許京師許復回故地居鳳走兩江道
寨志寶出而赴關尋詔聖許京師許復回故地居鳳走兩江道
慰司出而赴關尋詔聖許京師許復回故地居鳳走兩江道
女大德元時敗自參賀人三呼萬羅盤以願情不降當令聖旨來
由旁村至年時敗自參賀人三呼萬羅盤以願情不降當令聖旨來
山漆金字日招集逃戶復業行不願情不降當令聖旨來
日漆金字日招集逃戶復業行不願情不願情不降當令聖旨來
許還本州恩外聖許官到降同大願情不願情不降當令聖旨來
望北謝恩外聖許官到降同大願情不願情不降當令聖旨來
天陳誓不肯出官到降同大願情不願情不降當令聖旨來
不陳誓不肯出官到降同大願情不願情不降當令聖旨來
柵出三月七日佛出官到降同大願情不願情不降當令聖旨來
許經一月石佛出官到降同大願情不願情不降當令聖旨來
結婚未幾亦赦罪許自新行省差兀魯時台賊黃合巢內開讀聖
許經一月石佛出官到降同大願情不願情不降當令聖旨來

元之頁四十一

骨賊瓦英乘吉烈迷所造黃窩兒船過海至只里馬紫子作亂入
月吉烈迷人如馬失吉過海至欲以今年比海凍人言吉烈迷打
牙乞本稱鬼骨賊而遼陽省咨二月五日吉烈迷百戶府收管六月
歸給官糧網扇存恤位坐移文管兀者吉烈迷萬戶不廉古自來
五日官軍敗賊於吸刺豁七六月八日吉烈迷人甲古報鬼骨賊劫
過海入佛聖河官軍追之不及過拙墨河劫掠至大元年吉烈迷戶
乞多失乞乃言鬼骨玉善奴欲降遣大河沙者至訥里吉烈迷戶
人目言每年貢其皮以夏間圓明和尚奉元祐七年六月十三日
吉刺不魚出時回就扶風小員大家糾合蘇子榮等五十餘人各
高僧圓明和尚就扶風小員大家糾合蘇子榮等五十餘人各
執桑木笏持二劍祀星斗佛即為皇帝呼萬歲圓明和尚皆來
姓白名唐兀台年三十七耀州美原縣探馬赤軍延祐七年四月
小高山人來燒香者受戒牒因與老和尚相識至是誠以七月五
中熱屋人舉事其徒言普覺長和尙上元甲子合夜二更欲出
日攻奉元路舉事其徒言普覺長和尙上元甲子合夜二更欲出
月走官軍圍之遂相射難鳴時復藏其母林中與妻妙師及其
山走官軍圍之遂相射難鳴時復藏其母林中與妻妙師及其
黨西人秦嶺中奉兵捕賊唐兀台藏其母林中與妻妙師及其
黨西人秦嶺中奉兵捕賊唐兀台藏其母林中與妻妙師及其
妙師等下山探消息八月五日午時唐兀台與妻妙師及其
唐兀台伏誅招捕事不止此是惟取
其人地名及事與序相干者入注中

軍制

世祖卽阼建官位事侍衛則有左右前後中諸衛衛設親軍都指
揮使外此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
壓總以樞密院皇太子兼樞密使節制天下兵方面有警則置行
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命長官一二人領之萬
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跌爲伏虎形首爲明珠
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
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
是法尋廢今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否號部伍曰翼百戶
而下繇散兵官本翼則免其家爲卒他翼者不免千戶而上雖本
翼仍不免幕官久次積階至四品得爲千戶而軍士則初有蒙古
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
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眾寡盡科爲軍有事則空營帳而出十人
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鬪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
之曰漸丁軍旣平中原發民爲卒曰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

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一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又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或取諸侯將校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花軍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少者再予五十日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中醫而良者奏復其房其土田則初視民輸半租既而蠲四頃曰贍軍地餘田賦如常法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大率蒙古軍探馬赤軍戍中原漢軍戍南土亦閒厠新附軍諸國人之勇悍者聚爲親軍宿衛而以其人名曰欽察衛康里衛阿速衛唐兀衛內外卒皆以時踐更又有遼

東之紮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畚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礮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刺罕軍此不給糧餉不入帳籍俾爲游兵助聲勢虜掠以爲利者也其名數則憲宗二年之籍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非有旨雖典掌者不敢擅發亦不得閱其數軍出征戍家在鄉里曰與魯州縣長官結銜兼與魯官以蒞之此其槩也事之見簿書者具諸左方

軍器

是編載兵器而附軍需之料例名物具工典此其給納之事也至元初命統軍司造兵壞則諸萬戶行營選匠自修之則內有武備等積貯列郡設雜造局歲以鎧仗上供其精者有西域礮摺疊弩皆前世所未聞軍需則糧鈔衣帽靴袴至製燧馬帚馬蹏澁魚網斧鎌鶴鏹渾脫之類是也

太宗四年十戶辦軍衣十套每套四件
七稍五稍三稍礮至元二年令統軍司造兵器或修補則各萬戶
軍中選匠置局自治之四年上都李仲成造靴車神鳳弩射八百

餘步六年教頭李初言乞造軍器教士卒武藝奉旨各色內上造
一眞者餘以木爲之○軍需有馬脚溢披氈夾袋火鎌木碗絳布
帳鐵板鐵鐵斧鎌柳編子柳氈帳鐵鑲鐵鴉纓鐵簞籬淨脫鐵
杓十一年造祭四石斗力柱于弩二石斗力三十年取江浙省紙
信砲皇慶元年新附軍甲仗收於
本萬戶封置有調遣則給與之

教習

陣有奇正人有坐作兵有擊刺必耳金鼓目旗幟千萬夫如一人
則始可用矣神元上世北戴斗極以立國寓兵法於獵開闔聚散
嚴矣及取天下四征不庭水陸之師莫不教練故能東西討伐所
向無前承平既久愈益不廢諸將麾下悉設教習勸賞情罰皆有
著令今載其見於簿書者使後有考焉陣圖戰藝秘不示眾

整點

天子新卽位則分遣樞密院臣僚乘傳行諸省洎列郡考成將所
典之士壯若儒校其籍之數觀馬肥若瘠與兵之利鈍甲冑鞍盾
之堅脆弦箠弓矢旗幟之新弊什物之備否大閱行賞罰還奏吏
文曰整點一則以受圖鷹賞之初振舉庶政而武事其一則以

警動天下耳目而備不虞此常制也餘則或有征伐亦閱所當遣
卒於期會啟行之方或外本兵者廢革而藩方新有其軍必覈實
齊一之或受任者怠於事而往作其弛墮皆整點如上今雜載之
第是數者非得旨皆不敢行

功賞

賞典軍中要事也其有戰守功登賞者皆已隨事附載見於是者
則或已過時追念其功而賞或索數功而總議行賞或泛以征伐
勞苦而有所賜予或興土木之役畢事而犒之或遣使整閱天下
兵還奏恪慎效職而遷擢者也自世祖已前則簿書闕焉

責罰

國家用兵行師數矣責罰之見於纂述者甚少蓋因事致罰者各
隨其事而見此所錄率多雜罪如賞典云

宿衛

屬橐鞬列宮禁曰宿衛軍國有大朝會徧徵諸侯王入京師之歲

所司設廬芟環大內土晝夜居其中以備非常既朝會則罷之曰
圍宿軍皇帝祀郊廟幸佛寺蹕街清道曰儀仗軍從幸畿甸曰扈
從軍坐帑藏倉庾誰問出入搖鐸警夜以護天子之良貨賄曰看
守軍皇帝幸上都從留守大臣以夜鐘時出譙樓下分行國中衢
陌察盜賊至曉曰巡邏軍歲遭絲海至枯水口輸海津倉五方人
至集惡少不逞游警其閒出千人彈壓曰鎮遏軍如上雜載一卷
舉一以附其餘曰宿衛類云

屯戍

國初征伐駐兵不常其地視山川險易事機變化而位置之前卻
進退無定制及天下平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如和林雲
南回回畏
揚州之類而以西遼東而蒙古軍屯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漢軍探馬赤
軍戍淮江之南以盡南海而新附軍亦閒厠焉蒙古軍即營以家
餘軍歲時踐更皆有成法獨南三行省不時請移彼置此樞密院
必以為初下南時世祖命伯顏阿朮阿塔海阿里海牙阿剌罕與

也月兒魯孛羅輩所議定六十三處兵也不可妄動奏卻之此其槩

工役

軍之役土木者率以築都城皇城建郊廟社稷宮殿籍田官府寺
舍倉庾治道築隄堰牐壩造橋梁開漕河大祭祀掃除壇壝之類
餘則建佛寺起塔樹幡竿修寺僧之水碾為大臣築第拽碑石與
伐船材斫葦被城上理鹿圈黃羊圈百人五十人則樞密院指撝
過是則奏閒亦給傭直泊糧然第畿內事也外郡則惟修甘州城
且建倉浚咸平府清寇河之游理寧夏浮圖一百又八而已

存恤

國家恤軍士至矣然吏予奪之際亦有文致刻剝者朝廷忠厚久
亦悉釐正之虞其飢賜之糧餉寒給之衣歲荒振其妻子由戰戍
歸道中有司續食病者療之不幸而死予鈔二十又五貫曰墳瘞
錢將校倍之使藁殯行營旁俟其同鄉縣人為卒更代得歸者命

負置骸骨其家不既至矣乎始定制卒之陣死者復其家一年病
死者半年傷而扶還以斃者比病死樞密院以為戰而傷還死營
壘中異屯居告終枕席亦昇復一年又卒以月朔旦受糧不幸病
死自死至月未盡日之食曰破月糧有司復徵入倉廩或病時已
賣糧為資用則取償其火五人糧曰指除逃去者亦僕指其日徵
之如上法在位者婁上言非便乞無多寡盡賜以買棺又官吏病
滿告百日報罷其破月俸米過其月五日者亦仍給之又其比也
事下版曹執舊比不變廟堂不聽卒免遠戍病死者破月糧而逃
者徵如故不既忠厚乎至元十五年八月樞密院議陣亡軍存恤
還營致死難同屯居病身死合從陣亡者存恤半年若臨陣攻戰
副萬戶言開除軍士照算身死在逃月食不盡鹽糧非便甘肅行
省亦嘗言有虧見役軍人又南安路總管府判官李真問多寡
故軍內就或十日或半月死生不致失所令南雄路各軍李真
盡給為買棺之用似望死以後身死官俱將已支各軍破月諸
等自本月初九日十一月實除全月回納除伏觀首支破月俸
糧作門下數目於下月俸除全月回納除伏觀首支破月俸
患病百日作數目於下月俸除全月回納除伏觀首支破月俸
如已過當月初五日非屬破月糧數免徵都首送戶部謝身死及

逃軍拋下米糧擬合拘收還官如無令所管頭目陪納已施行依
上施行訖都首以所擬未當再下本部邊遠戍軍病故支過口糧
既已費用若令措除陪納若失優愍之意擬合免徵次月隨即
除卻不得因時虛椿捏合冒破官糧仍令肅政廉訪司體察

兵雜錄

兵雜錄者其所以錄之意義見總序此其事

馬政

國朝肇基朔方地大以邊橐駝馬羊牛不可以限量而數計今牧
馬之地東越耽羅北踰火里禿麻西至甘肅南暨雲南凡二十四
所又大都上都以及玉你伯牙折連怯呆兒地周迴萬里莫非監
牧之野在朝置太僕寺典御馬及供宗廟影堂山陵祭祀與玉食
之桐乳馬之在民間者有抽分之制數及百者取一及三十者亦
取一殺乎此則免牛羊亦然其抽分之地凡千有五或遇征戍及
邊圉乏馬則和市拘括以應倉卒之用非常制也悉類以述于茲
太僕寺典御馬左股烙官印號太廟祀事及諸寺影堂用乳酪則
川月思古幹樂等名產騎即烙太廟祀事及諸寺影堂用乳酪則
供牝馬駕仗及宮人出入則供向乘馬供上及諸王百官用乳酪則
黑馬乳以奉王食謂之細乳諸王百官者謂之粗乳又自世祖皇

千蒙於千戶曲民千田戶五十二戶司頃戶六司置頃德萬彭屯河○
二屯烏一民靖屯一田百屯十田二頃田十黑屯○順戶原戶磨勺洪
百軍蒙八人軍百千二屯四五百亦一頃山二貴州府安九山坡澤
五十千羅烏六仁百○雲江浙省汀漳屯江江西西安碧兵屯高麗屯
頃田羅烏六仁百○雲江浙省汀漳屯江江西西安碧兵屯高麗屯
軍廣元通建昌會川德昌立屯四七戶四九屯八四四四四四四四
富順州立屯四七戶四九屯八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屯化永雷州廣屯○慶十三四二五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千五州雷安漢平軍九十九百路七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百五州雷安漢平軍九十九百路七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戶五州雷安漢平軍九十九百路七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屯化永雷州廣屯○慶十三四二五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百五州雷安漢平軍九十九百路七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戶五州雷安漢平軍九十九百路七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國家驛傳之制有府寺脫通政院兵部脫有符節旨札子有次舍有

驛傳
屯化永雷州廣屯○慶十三四二五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百五州雷安漢平軍九十九百路七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戶五州雷安漢平軍九十九百路七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屯化永雷州廣屯○慶十三四二五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百五州雷安漢平軍九十九百路七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戶五州雷安漢平軍九十九百路七田二戶○萬慶雅宣五百十一

元之頃卷四十一

完

供頓驛馬車牛驛傳之在漢地者兵部領之在北地者蒞以通政院
郡邑之都會道路之衝要則設脫脫禾孫之官以檢使客防姦非
驛各有主者以典其事此其府事使者銜密命以出或急遽不能
待有司文移則典瑞院徑自御前出金字圓符付之即佩以行次
有銀字者以常事遣則省部給御寶聖旨水行者給船劄此其符
節驛中有堂有室有庖湍兩驛相距道修則道半別置官舍以憩
號邀驛此其次舍使者宿驛中則給米泊酒各一升麪泊肉各一
斤日全餐不宿而過者給半餐冬之炭夏之冰雨之製備焉僕從
予米他不給陸行馬微者或給驢閩廣馬少或代以牛水行舟山
行輻勅者給卧輻綱運以車馬直險則丁夫負荷遼海以犬曳小
輿載使者行冰上此其供頓其馬舟車之數視官崇卑事大小為
多寡民之役驛中者復其地四頃不輸租與兵士同然出馬供使
客馬死輒買補之有正馬副馬或久而貧不能為役別取可者代
之使者不得枉道行杖館人擇善馬囊橐重不勝載非警急而疾

馳馬致斃者皆有罪此又其事之大槩也進奏之郎在京師者曰
會司館而綱運則號陸運提舉司云太宗時制使臣日支肉一斤
無急事令乘牛車中書省定例隨路車運官物止令押運馬疲勞
坐車騎驢奏旨今後統三年西京等路鋪馬坐車騎驢奏旨今後
給馬四年中書省定例隨路車運官物止令押運馬疲勞坐車騎驢
地五年八月書省定例隨路車運官物止令押運馬疲勞坐車騎驢
順天定德興等路使臣背道經行不立驛鋪馬中書省定例隨路
今使臣由正站走遞母得經行不立驛鋪馬中書省定例隨路
官管領使臣領管請路起鋪馬強弱至元七年十一月各處
站鋪使臣領管請路起鋪馬強弱至元七年十一月各處
議年封日之後就古右司各站未盡識仰繪畫馬足錢小印於
右司封日之後就古右司各站未盡識仰繪畫馬足錢小印於
州陸路甚遠外海道立方物勞民沿海驛守官蔡澤知尚書舊有
從之立名海站於後元貞年六月免勞民沿海驛守官蔡澤知尚書
界舊立名海站於後元貞年六月免勞民沿海驛守官蔡澤知尚書
數年以來狗站多死所前當站糧食出於百姓相與之奉旨准奏
苦之每戶乞振鈔十定聞其俗用青珠宜相兼與之奉旨准奏

中統五年驗郡邑民眾寡置馬步弓手夜遊邏禁人出違者有罪

元之類卷四十一

三

皆以防盜也而京師南北兩兵馬司各至千人郡邑相拒遠村落
有邸舍可居停者亦置之每百戶取中產者一人以充盜發期一
月獲不獲期兩月三月亦不獲則笞之至再至三則笞加多官有
綱運若流徒者至則執兵仗導從以轉相授受外此則不敢役示
專其求盜職也中統五年設馬步弓手驗民戶多置額其夜禁
聽人行有公事急之法更三點鐘聲定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
官者七下贖州縣相離遠處其間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
以上者設巡防弓手捕盜官領之有盜則立處不在五里之限
戶內取中戶一名捕盜官領之有盜則立處不在五里之限
限不獲強盜一十七名內獲盜半者免罪中設巡防弓手捕盜
三十七名至元七年內獲盜半者免罪中設巡防弓手捕盜
差四七名至元七年內獲盜半者免罪中設巡防弓手捕盜
南城設一千四百名北關廂巡檢司三百九十五人關廂巡檢
兵馬指揮使司一千九百八十八人關廂巡檢司三百九十五人
百六十八人兵馬指揮使司一千九百八十八人關廂巡檢司三百

轉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書往來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設
一急遞鋪十鋪設一郵長鋪設卒五人文書至則紀于歷視早晏

標至時于封因以絹囊貯而版夾之又裹以小漆絹卒腰革帶帶
懸鈴手槍挾襖襖賫文書以行夜則持火炬焉道狹車馬者負荷
者聞鈴則遙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不苦又響及所之鋪則鋪人
出以俟其至囊版以護文書不破碎不穢積摺小漆絹襖襖以禦
雨雪不濡溼槍以備不虞所之鋪得之又展轉以去定制一晝夜
走四百里郵長治其稽滯者郡邑官復督察加詳焉而勤惰有賞
罰京師則設總急遞鋪提領所秩九品銅印官三員又有號牌鎖
匣印帖長引隔眼之法可謂密矣世祖庚申四月大都東北西
戶北道左院花園至云州赤城四百里鋪每鋪十里兵一都
臘入莊至薊州蘆兒嶺四百里鋪每鋪十里兵一都
州澤畔鋪十舖直接隣境兩界安置至本路宣撫司宣撫司
月令隨處鋪官丁姓五人縣置簿送官取鋪字至宣撫司
鋪時刻傳遞人鋪姓五人縣置簿送官取鋪字至宣撫司
鋪本縣時復照人鋪姓五人縣置簿送官取鋪字至宣撫司
號牌長五寸闊一寸五分緣油黃字號邊關以緝袋封記以
封鎖於上重別題號反寫某處文字發事時刻關以緝袋封
寸高三寸黑油紅字書號以干字為號事時刻關以緝袋封
內傳遞三鋪燕京宣德巴北鋪計二十五里計行二十里四月
南二十五里一鋪一鋪一鋪一鋪一鋪一鋪一鋪一鋪一鋪一鋪

自夾帶一月就鋪照押其歷設鋪司傳遞文字損壞遺棄州縣未
提調行月就鋪照押其歷設鋪司傳遞文字損壞遺棄州縣未
再犯贖又以犯答八卷縛夾版鋪束時繫小回文令到鋪交割
縲仍於回夜上四里鋪中到鋪束時繫小回文令到鋪交割
明燈舖兵各夜四里鋪中到鋪束時繫小回文令到鋪交割
關祖舖兵各夜四里鋪中到鋪束時繫小回文令到鋪交割
中書令翰林國史院議更急通遠不佳宜油輪子數及到鋪交割
盡夜行緩急里一其概遲滯急為通遠不佳宜油輪子數及到鋪交割
改緝布至百里一其概遲滯急為通遠不佳宜油輪子數及到鋪交割
三員大順德四年十一月宣慰司言本處急遞布裏白囊盛書裏
令使臣順德四年十一月宣慰司言本處急遞布裏白囊盛書裏
鋪設郵長一差人於州縣以反司言本處急遞布裏白囊盛書裏
之巡視各官要修置亭舍近物長引隔於鋪上明白票遞寫式發
來時各官要修置亭舍近物長引隔於鋪上明白票遞寫式發
字日滯損申提調官長依期親寫不整點署押文案報月其
鋪稽滯損申提調官長依期親寫不整點署押文案報月其
相舉呈上失文或治附寫不整點署押文案報月其
乃去州縣無籍記違者即從優先補盡
祇從之徒出入訶喝左右指使者也總以首領副以面前猶古首

面也從在京諸司者給食錢而省六部樞密院御史臺者積勞得
除征官外郡者免其雜徭役腹內地取於輸四兩包銀戶南方則
以徵稅至米三石之家充是皆庶人之在官者也其額視官府崇
卑事務繁簡而多寡之出額冒居逐去又有守狴犴防囚徒者曰
禁子追呼保任逮捕者曰曳刺附焉

鷹房捕獵

國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及一天下又設捕獵
戶皆俾致鮮食以薦宗廟供天庖齒革羽毛以備用而立制加詳
地有禁取有時違者罪之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
擊以爲游豫之度曰飛放故類鷹房捕獵四卷夫獵殺事也而列
聖之仁政存其閒殺胎者有禁殺卵者有禁歲飢而盜獵禁地者
赦至皇慶間有司奏出幸時至我仁廟以穀不熟民困曰朕不飛
放且勅諸王位昔寶赤皆不聽出嗚呼萬世之下其永法之哉未
年哈罕皇帝聖旨辦鷹鷓鷩入宣徽院生料庫雜翎入武備寺鴻新
捕鷹房宮今義辦鷹鷓鷩入宣徽院生料庫雜翎入武備寺鴻新

活鴈鳴進入太廟神廚局狝皮入利用監鷹隼戶進鷹雉尾供
光天勿殺唯狼不影何時而見者亦同罪又喻諸禽打飛禽人先帝
野物以賞見而不言者見而不言者亦同罪又喻諸禽打飛禽人先帝
聖旨有飛禽勿捕之例後鷹房各人五月飛禽勿捕治人罪中
統三年十月有旨北野物打捕中南部四道何人五月飛禽勿捕治人罪中
依年例又奉旨北野物打捕中南部四道何人五月飛禽勿捕治人罪中
產者治罪仍遷其鄉口野物打捕中南部四道何人五月飛禽勿捕治人罪中
豹可斷罪仍遷其鄉口野物打捕中南部四道何人五月飛禽勿捕治人罪中
寶坻霸州保定東安易州南平樂州南平樂州南平樂州南平樂州南平樂州
月二日入保州保定東安易州南平樂州南平樂州南平樂州南平樂州南平樂州
飢闕食違禁之舉出房山民亦其家牛犯禁依前例免之籍沒何以
為生奉旨免之舉出房山民亦其家牛犯禁依前例免之籍沒何以
年正月內參議中書省事秃魯帖木兒前奏免之籍沒何以
時至矣丞帖木兒前奏免之籍沒何以
百姓田禾災傷諸位下母令昔寶赤八兒赤前去
年百田禾災傷諸位下母令昔寶赤八兒赤前去

元文類卷四十一

元文類卷四十二

雜著

憲典總序

皇朝憲典之作其篇二十有二焉而各以其序也法緣名興令自
近始故名例為法之本衛禁居令之先百官有司守法以奉上布
令以御下故職制次之敬莫大於事神畏莫大於知義故祭令學
規次之刑以弼教威以戢暴故軍律次之禍亂式邊生聚易爭故
戶婚食貨次之爭起於無厭無厭者好犯上故大惡次之惡之初
稔非淫即貪故姦非盜賊次之淫貪之作始於自欺故詐偽次之
僞作於心徵於詞氣故訴訟次之辭窮則鬪氣暴則殘故鬪毆殺
傷次之庶獄備矣庶愼興焉示為法者非罔民也故禁令雜犯次
之知禁者罪可遠觸禁者罪不可逃故捕亡次之君子立法之制
嚴用法之情恕無求民於死甯求民於生故恤刑平反赦宥又次
之至於終之以獄空則辟以止辟之效成刑期無刑之德至矣此

其爲序如是槩而論其爲書則固五典之法書也治典非憲無以明黜陟賦典非憲無以咨出內禮典非憲無以儆傲惰兵典非憲無以律驕盈工典非憲無以懲濫惡其事散殊其法周密故必隨事以分類隨類以表年綱以著其約目以致其詳初若因目以立綱久乃從綱而知目綱舉目張吏易遵行民易趨避而是書之體用庶乎其爲得矣綱之所不能該目之所不能悉則有附錄焉作憲典總序

名例篇

名例者古律舊文也五刑五服十惡八議咸在焉政有沿革法有變更是數者之目弗可改也傳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作名例篇第一

五刑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卽後世之五刑也凡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凡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徒之法徒

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以杖麗徒者也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錄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考之建元以前斷獄皆用成數今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牛馬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尙書王約數上言國朝用刑寬恕笞杖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大率如是至於死刑有斬無絞蓋嘗論之絞斬相去不至懸絕鈞爲死也特有殊不殊之分耳然已從降殺一等論令斬首之降卽爲杖一百七籍流猶有幸不至死之理烏虐仁哉

五服

昔者先王因親立教以道民厚由是服制興焉法家者用之以定輕重其來尙矣然有以服論而從重者諸殺傷姦

私是也有以服論而從輕者諸盜同屬財是也大要不越於禮與情而已服重則禮嚴故悖禮之至從重典服近則情親故原情之至從恕法知斯二者則知以服制刑之意矣國家初得天下服制未行大德八年飭中外官吏喪其親三年至治以來通制成書乃著五服於令嗟夫先王所以正倫理明等威辨疏戚別嫌疑莫大於是也豈特爲法家者設哉

十惡

人之罪無大於十惡者矣王法之所必誅也故歷代之律著之首篇國家任子之法舉人之條皆曰不犯十惡者始得預列嗟夫之二者之選豈必其人是有是惡而後絕之哉言不犯者意其必無也意其必無而猶慎之知人之難也

八議

八議者先王用法忠厚之至情也故自周官至於唐律具

載之國家待國人異色目待世族異庶人其有大勳勞於王室者則固當有九死無與之賜十世猶宥之恩歟若夫官由制授者必聞奏而論罪罰從吏議者許功過之相贖豈非八議之遺意乎故仍古律舊文特著於篇以俟議法之君子

衛禁篇

人君一身天地民物之所寄宗廟社稷之所託故君門九重出警入蹕非自衛也所繫重焉國家肇基滄德馭下乘輿行幸歲以爲常起居緝御扈從番直亦旣周且慎矣今上皇帝入正大統內嚴管鑰外肅輦轂侍正置府通籍創符其爲長治久安之策所以垂萬世者豈過計哉勅時幾弭奸慝作衛禁篇第二

職制篇

日月運四時行法度彰百官理至元班祿以來當任則有省部諸院準人則有臺臣憲司立民長伯則總而方鎮分而郡縣以及府

兵閭閱之世襲宮邸湯沐之樹建星列而棊布焉居積典守有官
工肆視成有官河有防賦有漕驛有置冠蓋往來則有王人之銜
命岳牧之移委受事既殊隨事爲令其閒禦暴而司平則捕盜典
獄專庀厥司是故國中其守者曰總例則揭之化外羈縻者用輕
典則傳之於是職制備矣嗚呼人君之遇臣下豈務恃法哉由夫
才諝之不齊資踐之雜進然後罪列公私賊論多寡而風紀之責
望日益重矣定官箴謹侯度作職制篇第三

祭令篇

國有大事祀其一焉我朝稽古禋祀郊廟先齊擇日集執事官朝
堂讀誓誠以徇朝服再拜聽受而退祭之日御史二人服其廡冠
以莅之外而郡邑通祀部使者糾之如御史於是承事者罔敢不
敬質神明壹臣志作祭令篇第四

學規篇

法至於學規輕之至者也而至重焉太祖皇帝始爲國都學規世

祖皇帝廣爲國子學規今上皇帝親爲王宮學規夫法不從吏議
而出聖裁重之至矣乎本王化厲士節作學規篇第五

軍律篇

國家經武者定四方師律尙矣廟算之折衝將略之制勝固非言
之所可傳者惟夫仁義節制並行當時載之簡書有可徵焉續舊
功戒武衛作軍律篇第六

戶婚篇

井田廢而廉讓之道缺爭效之俗興民無恆居田無恆主婚姻不
以其時而獄訟作矣教化不足然後制之以刑而非得已也法常
典原人情作戶婚篇第七

食貨篇

治財之道厚民爲本民者財之府財者民之命也故治財者先義
而後利教民順先利而後義教民爭故治財者先民而後國國常
富先國而後民國常貧治財而有刑所以防姦欺制期程非治財

之本也作食貨篇第八

大惡篇

天地之道至仁而已國以仁固家以仁和故國不仁則君臣疑家不仁則父子離父子離無所不至矣君臣疑亦無所不至矣故易著履霜之戒孟子有仁義之對審哉幾乎去仁惡足為國家哉作大惡篇第九

姦非篇

王化始於閨門故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桑間濮上之音作則男女相奔強暴相陵尊卑無別而上下失序矣文武道在施之則行古者聖人以禮防民制刑以輔其不及後世因之作姦非篇第十

盜賊篇

夫盜賊豈人情哉或迫於飢寒或驅於苛政或誑於誘脅出於不得已者十常八九至於白晝攫金於市略人以為貨皆有司不能

其政所致使人人各得其所烏有盜賊哉作盜賊篇第十一

詐偽篇

霸代王而淳朴散利勝義而詐偽生其來亦久矣夫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明王道辨義利崇廉恥固去詐去偽之本然刑者聖人有不能廢也作詐偽篇第十二

訴訟篇

易著訟卦書稱訟則雖五帝三王之世不能無訟人有不平形之於訟情也然至於誣人以訟謂之情可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聖人所難也然郡縣得一賢守宰苟能行之以道雖無訟可也作訴訟篇第十三

鬪毆篇

古者父母之讐不與其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居父母兄弟朋友之讐止如是後世一言睚眦輒起而鬪鬪而至

於傷至於殺其有司之政不舉風俗之日偷且薄可見已甚而食
祿其位比肩事主爭豪髮利即攘臂相向飛文相抵所以令於下
者皆自上犯之欲以化民得乎懲將來監已往作鬪毆篇第十四

殺傷篇

禍而至於殺人極矣然情有謀故誤戲之異而罰亦有死杖流贖
之殊研之窮之審之覆之古人所以深致慎焉者哀民死之易而
生之難也敬之敬之毋淫於刑哉作殺傷篇第十五

禁令篇

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事無所統該故
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列使人知所避嚮而遠於罪作
禁令篇第十六

雜犯篇

人之犯名義觸刑辟不可以一途盡不可以一類求因其已然制
於未然作雜犯篇第十七

捕亡篇

凡囚之在獄而亡在流而亡軍士之臨陣而亡舉家而亡奴婢之
背主而亡凡有罪而在亡者捕之各有律作捕亡篇第十八

恤刑篇

不教而民從之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之也
不教而強之從下也既不能以身又不能以言而以威迫之也迫
之而猶有弗從者焉仍從而刑之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憾又從而
虐之苦之誣之抑之飢而不為之食寒而不為之衣疾而不為之
藥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故書曰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作恤刑篇第十九

平反篇

天下之至窮其惟冤獄乎干天和傷王化莫此為甚故或三年而
致旱或六月而飛霜此于定國雋不疑之徒日以平反為務而子
孫世食其報也夫平反有司之職也宜不待賞勸而為之者而國

家慎之重之著于賞令作平反篇第二十

赦宥篇

赦宥者權事之宜可也列聖以來或以初政更新或以大禮行慶或以抹灾郵書或以懷遠招攜事既不同赦亦有異至於釋京畿繫囚則或以特勅或以佛事有司往往以罪輕而疑者應之然所釋有數故又有幸不幸存焉本忠厚示欽恤作赦宥篇第二十一

獄空篇

傳曰刑期于無刑又曰必也使無訟乎無訟斯無刑矣雖聖人為政不能不為之刑所貴刑措而不用耳是故獄空者化行俗美無訟而獄空者上也有司廉明隨事裁決而獄空者次也苟不得其上得其次斯亦可矣今所紀獄空內自京畿外至山東河北諸郡天下獄空未必止此有司載之弗能詳也嗚呼彼獄空者其無刑乎其無訟乎使天下皆得賢有司致此非難也作獄空篇第二十二

附錄序

憲典之有附錄何議法者有沿革之不倫建言者有作輟之不一載之則非今日之循行削之則沒一代之典故於是事可入例者錄於前事難徧舉者附於後至於用罰之重輕有上下之比附論人之淑慝有始終之異同善惡之彰瘡枉直之舉錯具存於是而公論自著焉此附錄之所由作也嗟夫治具百端性初一致齊其未唯見其略揣其本不勝其煩有志德禮之君子尚監于茲哉

工典總敘

有國家者重民力節國用是以百工之事尚儉朴而貴適時用戒奢縱而慮傷人心安危興亡之機係焉故不可不慎也六官之分工居其一請備事而書之一曰宮苑朝廷崇高正名分苑囿之作以宴以怡次二曰官府百官有司大小相承各有次舍以奉其職次三曰倉庫貢賦之入出納有恆慎其蓋藏有司之事次四曰城郭建邦設都有禦有禁都鄙之章君子是正次五曰橋梁川陸之

通以利行者君子爲政力不虛捐次六曰河渠四方萬國達於京師鑿渠通舟輪載克敏次七曰郊廟辨方正位以建皇都郊廟祠祀爰奠其所次八曰僧寺竺乾之祠爲惠爲慈曰可福民甯不崇之次九曰道宮老上清淨流爲禱祈有觀有宮有壇有祠次十曰盧帳盧帳之作比於宮室于野于處禁衛斯飭次十一曰兵器時既治平乃韜甲兵備于不虞庀工有程次十二曰鹵簿國有大禮鹵簿斯設儀繁物華萬夫就列次十三曰玉工次十四曰金工次十五曰木工次十六曰搏埴之工次十七曰石工天降六府以足民用貴賤殊制法度見焉次十八曰絲枲之工次十九曰皮工次二十曰氈罽之工服用之備有絲有枲有皮有毛各精厥能次二十一曰畫塑之工次二十二曰諸匠像設之精締繪之文百技效能各有其屬

宮苑

國家龍飛朔土始於和甯營萬安諸宮及定鼎幽燕乃大建朝廷

城郭宗廟宮室官府庫廩大內在國都之中以朝羣臣來萬方又以開平爲上都夏行幸則至焉制度差矣中都建於至大開後亦希幸其它游觀之所離宮別館奢不踰侈儉而中度可考而見焉

官府

國家設官分職則各有聽政之所故上自省臺院部下而府司寺監以及乎外郡有司雖室宇之崇卑不等然其廳事之設施與夫史胥之按牘咸具其所而上下之等辨矣

倉庫

國之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我朝倉庫之制以北則有上都宣德諸處自都而南則通州河西務御河及外郡常平諸倉以至甘肅有倉鹽茶有局所供億京師賑恤黎庶者其措置之方可謂至矣

城郭

國家建元之初卜宅于燕因金故都時方經營中原未暇建城郭

厥後人物繁夥隘不足以容迺經營舊城東北而定鼎焉於是埤堞之崇樓櫓之雄池隍之俊高深中度勢成金湯而後上都中都諸城咸倣此而建焉

橋梁

都城初建庶事草創其內外橋梁皆架木爲之而覆以土凡一百五十六至大德間年深木朽有司以爲言改修用石都水監計料工部應付工物委官董工修理然後人無病涉之患

河渠

太史公河渠一書所以載水利者甚悉蓋水雖能爲害然人得其疏導畜泄之方以順其潤下之性則爲利亦大矣國家定都幽燕上決白浮雙塔諸水導之爲通惠河以濟漕運又爲之立插壩以節其盈涸舟楫旣通而京師無告乏之弊至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沒溺之患浚治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嚙之虞開會通于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漑關中之田泄江湖之

淫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澗右之民免墊溺之憂害旣除利以興作河渠

郊廟

祀國之大事也故有國者必先立郊廟而社稷繼之我朝旣遵古制而又有影堂焉有燒飯之院焉所以致其孝誠也至如祀孔子爲宣聖太公爲武成推而至於三皇亦咸爲之廟食若太史司天之有臺城隍嶽瀆之有祠其所以答神休報靈貺之意則又至矣夫

僧寺

自佛法入中國爲世所重而梵宇遍天下至我朝尤加崇敬室宮制度咸如帝王居而侈麗過之或賜以內帑或給之官幣雖所費不貲而莫與之較故其費棟連接簷宇翬飛金碧炫耀亘古莫及吁亦盛矣哉

道宮

老子之道以無爲宗虛爲祖知雄白而守雌黑故能柔強勝堅安危平險天下莫能賓萬物不敢臣執是爲右契以御天下而天下莫之先舉世崇尚爲之築宮室立臺榭固非一日其教雖有正一全真大道之殊而我朝尊寵之隆則與釋氏並乃若琳宇之穹崇璇宮之宏邃皆出於國家經費而莫之靳亦豈其道非常之所致歟

廬帳

我朝居朔方其俗逐水草無常居故爲穹廬以便移徙後雖定邦邑建宮室而行幸上都春秋往返跋涉山川遂乃因故俗爲帳殿房車以便行李其不欲興土木以勞民之意亦仁矣哉

兵器

居安慮危有國之大戒安不忘戰有備則無患也故兵雖凶器而不可一日廢我朝承平日久四海晏然兵器似非所急者而弓弩戈甲之制歲爲常貢率有定數其制作之工鋒刃犀利視苟安忘

戰口不言兵器械不精以卒與敵者蓋不侔矣

鹵簿

乘輿之出入有大駕法駕其儀衛森嚴警蹕清道非以自奉也所以敬神明嚴祖宗也豈直爲觀美哉

玉工

中統二年勅徙和林白八里及諸路金玉碼瑙諸工三千餘戶於大都立金玉局至元十一年陞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掌造玉冊璽章御用金玉珠寶衣冠束帶器用几榻及后宮首飾凡賜資須上命然後製之

金工

攻金之工以煅鑪爲職器以適用而等威之辨實行乎其間若符印以示信也而印鈕之制則有龍獸駝龜之別金銀銅雖異而又有三臺二臺之辨焉符牌之分金銀固也而有二珠雙簞之異如此而后品秩之崇卑較然有不可紊者矣其宅如祭器以致敬銅

人以驗鍼灸步占之渾儀沙門之佛像與凡器用之需莫不取給焉故雜造有府器物有局又立民匠總管以總之其制度亦詳矣哉

木工

木工之名則一而其藝有大小如營建宮室則大木之職也若舟車以濟不通几桉以適用此皆小木之爲也故鋸匠有局繕工有司民匠雜造之有府歲爲定制以備用焉

搏埴之工

埴埴小藝也而其用至要宮室以蔽風雨而瓴甃是需故爲窯場以埴埴之煨煉之而所用備矣

石工

夫石之爲物其理麤其質堅故琢磨之工倍於玉而我朝攻石之工製以花卉鳥獸之像作爲器用則務極其精巧云

絲枲之工

國朝治絲之工始自甲戌年間有史道安者精於其藝遂以御衣尙衣同爲三局高麗諸工亦立局焉如異樣綾錦紗羅三提舉司又置府以總之其大都等路諸色民匠及大都人匠隨路諸色民匠又各立府以督之其外道行省諸局雖不與此如御用諸王眾用者亦各有差常課之外不時之需謂之橫造然其染夏之工織造之制刺繡之文咸極其精緻焉

皮工

製皮爲衣以禦寒也而大祀之用禮不可廢我朝起朔方都幽燕皆苦寒之地故皮服之需尤急乃設爲寺監司局以專掌之而其柔治之方裁製之巧則又非昔人之所及也

氈罽

氈罽之用至廣也故以之蒙車馬以之藉地焉而鋪設障蔽之需咸以之故諸司寺監歲有定製以給用焉

畫塑

繪事後素此畫之序也而織以成像宛然如生有非采色塗抹所能及者以土像形又其次焉然後知工人之巧有奪造化之妙者矣

諸匠

國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乃鳩天下之工聚之京師分類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給之食復其戶使得以專於其藝故我朝諸工制作精巧咸勝往昔矣

元文類卷四十二

元文類卷四十三

雜著

四經序錄易書詩春秋

吳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益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

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為無小補云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

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奉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元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

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
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
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
云尙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
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
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
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
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
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遠絕矣析伏氏書
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
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
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尙書止有
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
旣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

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
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
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
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
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
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
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惟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
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
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
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
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尙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
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
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
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激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

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裏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激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

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激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閒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据不敢輒爲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

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激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壹從左氏是也然有考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向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

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閒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閒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為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激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敘錄儀禮周官小戴記大戴記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

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槁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
祿弗逮遂爲萬世之闕典徵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
禮經僅存周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
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
之序本自爲十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
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
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史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
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
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
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寘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
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
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
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
而各疏其下脫槁之下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槁本而已若

執槁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分古於其左
也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
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
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旣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
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
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
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徵之至愚不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
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
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
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敘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
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
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
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
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

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識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於漢儒學者事也徵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尙敦勛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徵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閒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雷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雷也禘于太廟也王

居明堂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雷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徵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

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觀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觀禮之義而其爲傳十篇云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元元所注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舐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徵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三百餘篇大

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荅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

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密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激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四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尙或閒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饗廟四篇旣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在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尙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春秋諸國統紀序錄

齊履謙

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聖人以託魯史以寓王法也故學春秋者當先觀聖人所書一魯十二公二百有四十二年之事其文可證也其誼可推也其治亂得失反復一代之變可覆而視也始於隱元者魯史之所自起也志禮樂志征伐志會盟志賦稅志軍甲志城築志蒐閱志災異志世卿志夫人內女獨備於諸國者非特爲詳內錄也夫以春秋而視周典則魯爲極亂以魯而視當時齊晉諸國則豈無所謂一變再變至道難易之等差哉因其事著其筆削蓋所以訓也後之作者尙有考於斯故敘魯國春秋統紀第一

詩降黍離於國風示天下不復有雅春秋夷周室於侯邦傷王道莫之能亢也當是時周史固在也十三王之世次先後可考也然而春秋不以周統書元而但以周正首事其意可知也書歸物者

三書來求者三書錫命者三書出師者三書天王出居于鄭繼書天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書天王殺其弟佖夫繼書王室亂王子猛卒德曰股力日蹙變日極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傷周室陵遲雖有繼世之王亦不能以復興矣此制作之本旨也豈有禮樂征伐不自己而出哉故敘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公羊氏曰大國言齊宋夫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陳舜之後也杞夏之後也宋商之後也原其始封皆公爵也而在春秋陳但稱侯杞則始稱侯至莊之二十七年書伯僖之三十二年降而書子訖春秋之世凡三書而三降焉惟宋獨終始公爵雖襄公圖霸無功戰敗身傷而宋爲諸侯之望曾不改舊故晉文以解宋圍而成一戰之霸悼公以討魚石而興三駕之功春秋外平不書至宋楚平則書之其大勢可見矣故敘宋國春秋統紀第三

五霸前此未有也齊創之而晉次之也雖然當是時也王道衰諸

侯恣威勢以相脅傾詐以相向天下皆是也大則宋魯衛鄭之邦
小則邾莒滕薛之國其能知尊周者誰歟以禮爲國者誰歟推其
本心無非桓文也考其行事亦無非桓文也其所以不爲桓文者
非不欲也特智有所不逮力有所不及耳故孟子論春秋不舉他
國而獨以二公爲稱者意蓋如此故敘齊國春秋統紀第四
近代永嘉陳氏有言古者諸侯無私史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
秋皆東遷之史也今以此言考之春秋凡諸侯書卒者皆有國史
以考其世次者也不書卒者或國滅失其本史或國雖在而未
有史皆無所考其世次者也又其世次有人春秋卽見者有近後
方有者若秦至文十八年始書康公卒薛至莊三十一年始書薛
伯卒杞至僖二十三年始書成公卒莒至成十四年始書渠丘公
卒邾至莊十六年始書邾子克卒許至僖四年始書穆公卒楚至
宣十八年始書莊王卒吳至襄十二年始書王壽夢卒晉則至僖
九年始書獻公卒凡此其史之所起有久近故其世次所書有先

後然則陳氏之言於是乎信故敘晉國春秋統紀第五
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
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
足夫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蒯瞶爭入
曼姑圍戚至此則人倫之不正甚矣故夫子因子路之問而啟之
然此言也雖則專爲衛輒而發夷考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
公孫剽本其禍亂無非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夫子之言所包者
廣非止於一人一事而已也不然衛以康叔封國察其政俗兄弟
吾魯加以內無專國之臣外少諸侯之事於斯時也苟能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人倫之無不適其正也其於禮
樂之興也何有故敘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古者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有序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
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旣亡霸者以意之
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故自入春秋蔡常先衛隱

十年伐戴書宋人蔡人衛人桓五年伐鄭書蔡人衛人陳人十四
年又伐鄭書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十六年會于曹猶書宋公蔡侯
衛侯皆先衛也自是厥後伐鄭之役納衛惠之師遂序於衛陳之
下矣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強於治可見矣其世
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故敘蔡國春秋統紀第七
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
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其意本
謂鄰國相好或同惡以相仇或同利以相濟於是乎有赴告之命
如傳言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
人以王命告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國必皆赴告凡春秋所有事
皆當時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遠近情
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
者而春秋備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
本闕陳佗作亂事而左傳以謂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昭九年夏

四月陳災陳亡矣定無來告者而胡氏以謂叔弓會楚子于陳還
言之朝凡若此者皆泥於赴告之說之弊也要之春秋之作各從
本史於理爲通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故敘陳國春秋統紀第八
鄭在春秋列國最爲後封於諸姬爲近然當春秋之初鄭爲亂階
書克段書來輸平書歸祊書假許田書從王伐鄭皆特筆也其後
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
秋甘爲楚之從而鄭介晉楚之間居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
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爲國也難哉向非子產以禮自固
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
安世之論曰鄭蕞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產然後安然子產
爲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
爲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故敘鄭國春
秋統紀第九
春秋之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

重辭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止書入而左氏傳其事謂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因進田弋之說陽好之彊因言霸說陽乃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故嘗因是考之經有書滅而實未嘗滅者襄六年書莒人滅鄆昭四年書取鄆是則鄆未嘗滅定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哀三年書許男成卒則是許未嘗滅亦有經書入而傳則謂滅國亦不復見者僖三十年書秦人入滑傳謂滅滑而還而滑亦不復見哀八年書宋公入曹傳謂晉不救而遂滅而曹亦不復見蓋未嘗滅者或復存之其人而國不復見者皆自亡也故敘曹國春秋統紀第十秦自穆公始入春秋僖十五年與晉惠公戰于韓原其勢固已悍然矣及再納晉文主盟中華穆公外雖從晉盟會內則蓄其威武投閒抵隙待時而發故文公方卒今年滅滑明年伐晉用敗穀之帥出罪已之言威行東夏奄宅西戎斯可謂秦之顯公矣故春秋秦自彭衙以前入滑圍鄭盟于翟泉會于温師于城濮凡穆公之

事莫不皆備錄之康共而下則若有不盡記者非闕文也直謂其不足詳耳故敘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春秋降爵之國薛自侯降為伯滕自侯降為子杞自公降為侯又降為伯又降為子雖其所以降不可知固以見其國勢削日就卑替或曰薛與滕杞自入春秋不與諸侯會盟者各百餘年至成五年蟲牢始書杞伯成十三年伐秦始書滕人襄元年圍彭城始書薛人其曰日就卑替者何也曰是又不然夫春秋之有會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也故其徵令不濫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為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相率而受其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之

召陵之役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也由是言之其得與於會盟者非進之也適所以就其卑替耳故敘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

杞既降而書子矣而又退從人臣之列其降而書子吾不知其所從來退從人臣之列則有任其責者矣何以其退從人臣之列也以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則見之也經有書來盟者矣桓十四年鄭語來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皆人臣也固未有諸侯書來盟者亦未有與諸侯盟而不書公者也左氏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此說非也賤之之意其不在於書子也夫杞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也禮秩之降一至於此宜乎夫子嘗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故敘杞國春秋統紀第十三

春秋以諸侯而旅見於諸侯惟二事滕侯薛侯邾人牟人葛人是也何以知為旅見即其所書而知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至於旅見則必均其辭號者所以一貴賤齊等威也然則謂之侯者以君禮見者也不謂之侯者不以君禮見者也滕本非侯也薛亦然或者之說有如此者故敘滕國春秋統紀第十四

莒介居齊魯之境齊雖見伐而莒曾不敢少陵齊焉魯則自宣公平莒及邾莒人不肯至再會齊伐之干戈相尋迄無甯歲當襄公之世曾不數年而莒人伐我者三侵我者一亦可謂之強國矣故春秋書莒每次於鄭曹之下至於人向取牟婁滅鄭皆強國事也故敘莒國春秋統紀第十五

春秋世卿非惟大國有之雖小國亦有之矣莒牟夷邾庶其畀我邾快黑弓是也若邾儀父或以為子克字或以為大夫之名按魯有行父歸父晉有林父鄭父甲父是皆大夫名然則謂儀父為名者非無據也夫邾魯附庸之國其來朝於魯者數矣而魯之君臣所以每加兵於邾者其意責邾之不恭猶深也故既納其邑又分

其田既又入國而以其君歸必期至於滅亡而後已豈先王保小寡之道哉公行鮮有不書至者惟伐邾則悉不書至豈以邾為邦域之中七百里之內與故敘邾國春秋統紀第十六

春秋之班齊侯爵也自入僖公常序于宋公之上邾子爵也常序于薛伯之上許男爵也常序于曹伯之上復有在邢侯之上者甚而至於蜀之盟秦序宋上鄭序齊上皆習亂之事也故統紀自內魯至於降周而下並依王爵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爵同以親晉當先齊以齊為霸者之倡特列居侯爵之首荆吳僭號王爵不加焉故附于五等之後凡此庶幾春秋聖人所以道名分之意云故敘許國春秋統紀第十七

春秋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然書曰某人遷某者遷以內屬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書曰某遷于某者遷以避難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蔡遷于州來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是也雖所遷不同而其國之危弱不能自守一也悲夫故敘宿國春秋

統紀第十八

荆吳僭竊名號不與中國通者各十餘世自入春秋雖其因事制宜誼存筆削然其君書卒其大夫書名書聘使書會盟書帥師皆與諸夏冠帶之國竝列無間蓋二國之罪以先王王法論之則外之攘之誅之絕之可也以春秋信史言之則聖人拳拳於夷夏盛衰之變者深矣詳其事存其實錄所以為後世鑒也故其書法如此故敘楚國春秋統紀第十九

吳國于東南去中夏尤遠成七年吳伐郟始見於經于鍾離于善道于祖于向皆諸侯就而會之其來交于中國者于戚而止耳雖則資之以疲楚然吳亦亢矣艾陵之戰齊黃池之駕晉其末流有必至者春秋書之欲後世謹其始也故敘吳國春秋統紀第二十

元文類卷四十三終

